

平林泰子集





平林泰子集

日本平林泰子著

沈端先譯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No. 0615

平林泰子集 實價六角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譯者	沈端先	
原著者	平林泰子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南京 廣州 漢口 北平 天津 濟南 青島 徐州 蘇州 無錫 常州 南通 揚州 蕪湖 鎮江 杭州 寧波 溫州 福州 廈門 汕頭 香港	
現代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8, 20, 初版		
1—2000册		



平林泰子像

平林泰子 (Taiko Hirabayashi) 最初是屬於日本勞農藝術家聯盟 (一稱文戰派)，社會民主主義文學團體的女性作家，一九〇五年十月，生于長野縣諏訪郡，她的父親在信州諏訪經營紡織工場，所以她從小就知道了地獄般的女工生活。高等女學校 (高中程度) 卒業後，單身投奔東京鎌利彦氏，此後即投身於勞働者解放運動。著作有短篇集“在施療室”(一九二八)，“毆打”(一九二九)，“敷設列車”(一九三〇)，“耕地”(一九三〇)等。一九三〇年六月，“憤文戰派的腐敗”，與長谷川邁，今井恆夫等共同退出，但至今亦未加入日本普羅作家同盟。

目次

嘲 • 1 •

新婚 • 57 •

在治療室 • 71 •

拋棄 • 111 •

生活 • 143 •

足音 • 169 •

嘲

—

用右手在很皺的夾衣上面按住了左邊的乳房，我前屈着身體，好像要倒下來一般的向着前面走去。

在左乳的底部，感到了一種好像用鋼錐在那裏刺插一般的疼痛，所以我祇好仰止了打開衣服，來檢視一回的衝動，忽忽地望着前面走去。

被灰塵染成褐色的街道，好像舊貨舖子一般地展開在我的眼前。

爲着躲避灰塵，走到了一家在很低的門簷下面掛着一塊茶色的遮陽的點心店旁邊，我終於忍耐不住，解開胸口來看了一下。

在好像漏了氣的輕氣球一般地，軟洋洋地掛

着的乳房上面，幾根妊娠線紋，留着苦悶的表情一般的醜陋的痕跡，在上面插着。

從來，我就不歡喜看見自己的乳房。我覺得，這就是將自己的那種醜陋的姿態，一點不加修飾地當作圖樣而在自己暗淡的皮膚上面描寫出來的東西。

在乳房上面，並沒有什麼異狀。我在心裏感到了渦卷一般的沖上來的嘲笑，整好了胸前的衣服，從新望着前面走去。

或許，我自己也不知道地，微微地露出了黃牙齒而笑了出來。

路上的人們，好像很不高興地望着我這個奇怪的女人，望我身邊擦過。

“那個，從山頂上滾下來的石頭，有誰能夠阻得住的嗎？——”

從矢田的宿舍走出來的時候，不知道爲着什麼原故，我忽然想起了這樣一句說話，從此之後，

我常常想起這句警句一般的言語，有時候，甚至於想要自己說一遍聽聽。

好像從毛線球裏抽線一般，昨晚上的一切追憶，不斷地在我的頭腦裏面展開。爲着遮斷這種回憶，所以我將自己的視線好像蒼蠅一般的釘住了路人的顏面，心裏反覆地念着那句警句，蹣跚地走着。

載着薄暗的灰塵，褐色的電車從前面開來。

開車的對於在路線前面工作的線路工夫，踏着嚇人的警鈴，通知他們電車已經到了臉前。

但是，好像沒有生命的彈簧裝置一般，工夫們同速度地揮着鐵鏈，仍舊地在電車路上工作，他們的那種流着汗水的，似乎是晚春的午後一般的那種懶倦的表情，還是一點都沒有改動。

“喂，不是很危險嗎？”

開車的用他尖銳的聲音喊着，一邊很快地旋轉着殺車的機械。

但是，有了惰勢的電車，很不容易停止。

“和你說很危險的！”

蓄了鬍子的那個上了年紀的開車人，拚命地旋着殺車機械。

在差不多和工夫接觸的地方，方纔好不容易地將電車停住。

忽然覺得，我自己立在這路的中間，癡癡地望着這種情景。

“要停止也不能停止的制動機械！”

對於那個拚命地殺車的開車人的神氣，覺得好笑起來。要停止也不能停止的制動機械，正像從山頂上面滾下來的石頭一樣地，在我看來是非常切適的一句警語。

“我自己的制動機，靠那個老年人的開車人的努力，是再也殺不住的！”

我終於抑止不住，哼的笑了出來。

走出了矢田的宿店之後，在不認識的街道上

面，盤來盤去的走了許久，好容易，方纔走到了道立坂地方。

爲着避開不斷地往來着的汽車而在兩側走路的行人，都是流着汗水，似乎很忙地在那兒奔走。但是在那些浮着油脂的人們臉上，都是非常的光彩。熱鬧的坂路，好像美麗的柳條棧棧一般地，漠然地反映在我的眼裏。祇有我自己一個，好像是破壞這種色彩的調和的一根灰色的絲線。忽然，沾污在衣服領口上面的白粉，使我注意起來。

因爲睡眠不足，所以我非常疲倦地，俯着身體走上了坂道。在胸口袋裏，藏着從矢田那裏拿來的一張一塊錢的鈔票。但是，從這裏去趁玉川電車，卻又覺得有點不能割捨。但是走上了坡路，終於忍受不下而立定在電車的站頭。電車裏面，充滿了男子們的汗氣，我掛在吊革下面，茫然地在玻璃上面描想了一下頭髮稀少的矢田的面貌。但是，這時候想起了矢田的面貌，已經不像從前一般的使我戰

像的了。

好像，看見了一張畫在紙上的，和自己毫無關係的人像！

“這就是可恥的女人的心理嗎？”

我坦然地問着自己。

二

電車開的時候，我跌跌踉踉地差不多要靠在旁邊站着的一個男人身上。

因為這時候，電車的衝動非常利害，所以大家都是踉了一下，我旁邊的那個年輕的男子也是靠在他近隣的一個商人風的男人身上，但是那種踉勢，卻沒有我一般的誇張。穿着瀟灑的洋服，手裏拿着手杖的那個男子，很快的向我瞟了一眼，立刻又旋轉頭去看着正面貼着的廣告。

不是在那裏苦笑嗎？——

私望了一眼這個男人的側面。

從前，我常常看見，當年輕的男人和我對面走過的時候，等到走近身邊，總是發出一種表示對於我的容貌失望的苦笑。

這個男子，當然也是一個依照容貌的美醜而區別女子的，似乎非常歡喜帝國旅館的宴會和哥爾夫球戲的青年紳士！

在第二個車站停車的時候，我也靠在這個男人身上。開車的時候，我又將自己的臉部擋在這個男子的質地很好的洋服袖子上面。他漸漸的覺得，這是那個窮苦的女人故意地在那裏和他依偎，所以皺着眉頭，向四邊看了一眼，沿着吊革漸漸地走了開去，但是，若無其事的我，也是沿着吊革跟了過去。

男人吃了一驚，好像尋覓注意我的動作的幫手一般，向四邊望了一眼。

這時候，在男人前面空了一個位置。

男的好像完全忘記了平素習慣了的青年紳士

的禮節，毫不客氣地用手臂阻住了我的前進，忽忽忙忙地坐了下來。

下一次電車開動的時候，我踉了一下，將自己那隻肥胖的手，在他膝頭上面用力地拄了一下。

男人在他蒼白的顏色上面，浮出了憎惡的表情，向我瞪了一眼，忽的立起身來，望着出口的門邊走去。我坦然的坐了下來，在自己心裏，感覺了一種好像非常愉快的情緒。

賣票的走近身來，我從袋裏拿出那張從矢田那裏拿來的齷齪的一元鈔票，交給他。

——這塊錢是怎樣的拿來的？——

我忽然在心裏發生了一種奇妙的感覺，凝視他。

“一塊錢？哦，不知道有沒有找頭呢。”

賣票的捏着鈔票，打開了錢包。

“到什麼地方？”

“到××”

“在什麼地方換車？”

“在大橋。”

我很平靜地回答。

“大橋？”

他在我臉上望了一眼，將找出來的銅幣一枚枚地放在我的掌上。

我覺得熱辣辣的有些血液擁了上來，他看見我那種狼狽的樣子，似乎很確信地以為我在揩油，所以從新重重地在我臉上看了一下。但是我的狼狽，決計不是爲着揩油。被年輕人特有的眼光望了一眼的時候，我好像連深深地藏在心裏的某種事情，也被他看了出來，所以忽然的覺得難過起來。

賣票的在胸口掛着一塊銀色的徽章，頭髮養得很長，一直拖出在帽子外面。在高高的鼻子傍邊，很分明地留着一塊陰影，覺得非常好看。

他走了開去之後，我似乎覺得安心，於是將兩手組了起來。

“但是，那一張，不也是堂堂的日本銀行發行的鈔票嗎？”

下車的時候，向賣票的微微的笑了一下，代替了這句說話。

走下電車，我走進了一間離電車路不遠的陰暗的魚店。賣魚的站在我的旁邊，動也不動的在等候我的說話，但是我呢，卻祇是癡癡地望着那些成排地放着的，在鱗片上面發出閃光的魚類。在紅色的切碎了的鮭魚上面，停着兩匹金色的蒼蠅，所以我心裏覺得難過起來。賣魚的裝着怪臉向我望了一下，想要回身進去。

“喂，給我這個。”

我很匆忙地說。

賣魚的用他那雙黏着魚鱗的手，搖動着筆直地豎着的線香的青煙，趕開了那些蒼蠅。

在路上，我想起了電車裏面的那些奇妙的動作，不知不覺的笑了出來。

三

擺着污穢了的臉孔，回到建在小竹叢後面的剃頭店樓上的時候，天氣已經差不多就要晚了，我的心境，好像已經不能再行縮小的東西一般，擴大得非常利害。

“這樣那樣地生活下去，總會有些什麼結果的吧！”

總而言之，我是除出用這種說話來安慰自己之外，已經沒有別的辦法的了！

一點聲音也沒有地走進了陰暗的土間。當我脫下了木屐的時候，小山恰好走下樓來小解。

“在什麼地方混到了現在？”

小山看見我的時候，毫不顧慮在樓下做事的老婦，用一種嚇人的大聲叫了出來。

我不去理他。這時候正在縫衣的老婦，從衣服縫裏抬起她的爛眼睛來，重重的在我——昨天晚上

在外面住了夜的——臉上看了一眼。

“爲着要和沒用的你住在一起，我甚至於在外面去做了這種事情，在我，是到了這種地步還是想和你生活在一起的！”

我一邊走上樓梯，一邊在心裏想好了這幾句說話。

我想，對於我的那種行爲，或許有人對我表示同情，而用上面的那些說話來給我批判。從今天早上以後，我不時的這樣空想，想在那種或許可以叫做紅黑色的悲壯美裏面享樂一下。

腳上好像吊了一個鐵錘，覺得非常的鈍重。

爲着維持夫婦生活而賣卻了貞操，這是在不論什麼時代都被世人了解了的事情。有時候，甚至於當作可以讚美的貞女而受世人的尊敬，但是在我的場合，這是不許可的。

對於丈夫非如此不可的必要，在我是毫無有的！我自己，在過去是一個認識了三個男人，而後

來都是毫無顧忌地將他們丟掉了的女人。

我的丈夫小山，是一個因為坐了兩次監牢而從勞働運動逃避出來的無名作家。這種制作無名原稿的生活，已經繼續了四年，他的稿子，不論是怎樣的大作，不論怎樣努力地寫成的東西，寄了出去之後，總好像用一根絲線縛牢着一般地，過了幾時就是一篇一篇地退了轉來。

就是和我同居的第一個動機，結果也還是想要依靠老婆吃飯這一個狡滑的想頭。——他是這樣悲慘的一個男人！

“喂，請你，向誰去想法子一點錢來，祇要去這一次就行了！”

生活窮困的時候，他總是蹙攏了細長的眼睛，深刻地注意着我的表情，說些什麼“祇要去這一次就行”的說話，來向我表示哀求。

但是，這種“祇去一次”的事情，卻是無限地繼續下去。

“不行了，這種事情！”

我這樣簡單地回答他的時候，總是好像輕蔑一般的在他臉上重重地看他一眼。

他所說的“向誰去想點法子”的“誰”，就是指着過去和我有過關係的人們。

昨天，照例地說了那些對話之後，我覺得麻煩，所以一會子就很聽話地站了起來。上一次向矢田去要錢的時候，被他用“對於別人的妻子，我是不能借錢”的說話來拒絕了，——我也已經將這句說話告訴了他。

我連弄髒了的襪子都不脫地，一屁股坐在黃顏色的席子上面。

耀眼的夕陽，用他細長的光輝，好像爬行一般地在那打濕了的竹林下面搖着。

我聳起了耳朵，注意着小山走上樓來的聲音，但是他好像走了出去，所以不上樓來。望窗子下面一望！喉嚨裏覺得乾燥起來，各種各樣的思想，在

我的頭腦裏面交錯。

四

我想要相信，——正直的人都是窮苦的。我認識了許多無理解的女人，她們都是丈夫的朋友的妻子，每逢她們的丈夫因為罷工而不去做工的時候，她們總是將丈夫罵得狗血噴頭。

“這樣不當心，萬一被人家煽動了，為頭的總得吃點虧。”妻子這樣地嘲笑丈夫。做丈夫的工人，當然不是因為妻子的說話而就變更了他們的行動，但是，我常見男人們因為這種原故，整天的擺着不堪憂鬱的臉容。

這種不能看見的女人的力量，從來不知有若干回使罷工歸於失敗，而使資本家誇耀着他們的勝利。這種，在女子看來，當然是無可如何的，無意識的因襲的力量，但是，當我看見了這些女人，總使我感到一種不能抑止的輕蔑的心情。

在我自己，對於小山的一切，我也曾想過，或許在不知不覺之中也有這種心理，但是在我們之間，這種關係完全是相反的。

“流氓！”

我重新想要將他侮辱一頓。即使在我的過去歷史上面，有了許多不能滅卻的羞辱，但是這種事情，無論如何也不能作為使他占據上風的理由的。

而且，在他的心底，——在他將一切生活責任交付給我的那種心思裏面，我常常發見他包藏着的一種“你是保有着一種非如此取好於我不行的弱點的”底意思。

加之，我自己呢，也是一個疲倦於根據理性去尋求女性的女人，也是一個對於生活失去了新鮮的彈力，除出自己的意識之外，用一根毛髮的力量也可以將我牽去一般無力的女人！

最初，我和初戀的男子生下了一個孩子，那個孩子，產生在我們流浪滿洲當時的施療病院的生

了鏽的鐵牀上面，後來，在我因為產後腳氣而痛苦得兩腳不能立地的當時，好像消去了一般的死在薄薄的棉被之上。孩子的父親，恰恰當我覺得陣痛的那一天早上，關進了意想不到的異鄉的監牢。於是，我就開始了流浪的生活。

在我肉體上面，顯出了一種產後婦人特有的醜陋的寬弛。我的兩個乳房，軟弱得好像死去了的貓兒一樣。

在行李底裏，還藏着一個用沖金爛棉布包着的小小的骨箱。拋棄了監牢裏面的愛人，追隨着眼睛所看不見的東西，一個一個地掉換着男人的我，對於這一個玩具一般的，搖動起來會得發出簌簌的響聲的盒子，還是覺得不忍想和牠分離。

因為這個行李底裏的小小的骨箱，我們之間的感情發生了好幾次的糾紛。

在理論和感情上面，這個問題是早該解決的了，但是對於這種應該解決了的問題，偏要常常

提起而表示他有利的立場，這就是這個男子的性情……。

這種無常的追憶，使我流下淚來。

導出這種結果的，究竟是什麼的力量？

現在的我，連追尋這種疑問的氣力都沒有了！
剩着的，祇是一個非在倦怠和無聊的海洋裏面，漂流不可的自己！

左邊的乳房底裏，發生了一陣錐鑽一般的疼痛。從今天早上以來，一切眼睛看見的東西，都好像是熱病中間看見的幻像，但是祇有這種痛苦，卻好像針兒一般的刺激着我的神經。

膚色發黃的竹樹，受着淡淡的夕陽，些微一點微風，也可以使他一直搖動到竹叢裏面。

我非常想要喝水，立起身來，但是，我是已經沒有走下樓去汲水的力氣的了。

五

“在矢田那裏住了夜？”

小山走進來的時候，冷冷的問。

“噯，昨天晚上想要回來，但是當我向他借電車錢的時候，他說今天沒有錢，要到明天朋友來的時候，方纔可以想法。”

“你總得知道吧，我今天是連買香煙的錢都沒有的了。”

“噯噯，因為知道，所以非借一點不行呀。”

我用右手按住了胸脯，忍不住痛苦一般地說。

“怎樣？”

“乳房痛！”

“忽然痛起來的？”

“不，今天早上就痛了。”

說出了口，我吃了一驚。

“因為昨天在矢田那裏過了夜的原故吧！”

他非常刻毒地說着，旋轉了身體。

“你說什麼？”

我很鎮靜地向着他說。

“我是奉了你的命令而到矢田那裏去的！”

“那麼，借到了錢？”

他好像要根據我的態度而推察一切一般地，注意地望着我的臉色，在他臉上已經現出了，“什麼事情都沒有嗎”的樣子。

“不行。”

“一點都沒有？”

金錢的事，在他好像是性命都不能換的。

“祇借了點電車錢。”

我想起了袋子裏面的五毛錢銀幣，這樣說了，對於一塊錢的這件事情，因為自己覺得怕羞，所以什麼都不提起。

昨天出門的時候，在我自己，當然是已經決定了將最後的一切許可矢田的了。

做到這種地步，也非替這個男子盡力不可！——我這樣的命令自己，而將自己比擬做一個勇敢的戰使。

對於這種的事情，也能用這樣的心理去幹，這當然一半也是爲着要對這樣地沒有志氣的丈夫表示復讐和征服的意思。在事實上呢，我們的窮迫，也是逼着我們除出實行這種方法去弄錢之外，沒有別的方法的了。

但是，當我得到了預期一般的結果的時候，我的心理又完全變化起來。

對於這樣的男子，也非幹了那種事情去維持他的生活不可，我對於自己覺得滑稽起來。——這真是對於自己的一種冒瀆。

從來不曾看見過的世界，忽然在我眼前展開起來。我想，對於人生，我是還可以有許許多多的理想的。

想到了這種事情，我好像從新恢復了以前的

輕快，我想要不再提起借錢的問題，爽爽快快的回去。將這回把戲當做最後的恥辱，此後重新獨自的去開創一次新鮮的生活。——半夜裏不能入睡的我，一面聽着野獸一般的矢田的鼾聲，一面在那裏尋覓着投遞給小山的一句最大級的說話。

但是當我走出矢田的宿店的時候，我的幻想，完全都打破了！矢田好像想起了以前的約束一般，從皮夾裏似乎很不割捨地拿出一張一塊錢的鈔票，機械一般地交给了我。這時候，或許是心理作用，我好像在矢田嘴裏，聽見了“那麼……”一般的說話。我在自己身體裏面聽着知了一般煩噪的嘲聲，飄然的回到家裏。

小山用火筷在丟滿了紙屑的火盤裏面撥弄了一會，拾起了一個已經沾了煙油的蝙蝠牌的香煙蒂頭。

“自己去買吧！”

我從袋裏摸出了五毛錢的銀幣，打了一個伸

欠。

“祇拿了這一點？”

小山似乎看寶貝一般的將銀幣放在手裏，一會子就悄悄的走下樓去買煙。

打開了悶熱的窗子，和窗子同形狀的長方形亮光，照在陰暗的竹林上面。在竹叢下面，包裹着褐色筍殼的新筍，很快的在那裏成長。使我們聯想到年輕男子的手臂一般的新鮮的筍芽，一天不看見就伸長了許多。

不知從什麼地方，聽見了一陣蚊子聲音。因為那種悶熱的天氣而增加了生活力量的蚊子，跟着屋子裏面的臭氣，飛到燈光裏來。忽然，我想起了去年今日的事情。去年現在，我正是躺在滿洲的婦孺收容所裏面，在那張褪了色的蚊帳裏面，我正在從產後的病弱裏面恢復轉來。

此後兩年，我的放浪性癖，還是一點不變地潛藏在我的血液裏面。

六

“喂，今晚上燒筍飯吃吧？”

我對着嘴裏銜着一枝蝙蝠牌香煙的小山說。

“可是，不論怎樣小的筍，都非兩毛錢不行呢”。

從外面回來的小山，情緒完全改變了。

“這樣貴？”

我也被他逗着，很愉快地笑了出來。在附近蔬菜店裏看見的那疊，粗大的新筍，近來覺得奇妙地將我的食慾誘了出來。

“兩毛錢也要大驚小怪，做人已經是完結的了！”

我好像裝嬌一般的向他望着。——祇要稍稍努力地做作一下，人們心底的一切，早已看不出來的了。他立刻變成毫無牽掛一般地盼望着我。

“不是還有紅鰲嗎？”

“老是紅鰲，還……”

“奢侈的東西！”

他這樣說着，很愉快地笑了。我也被他那種柔和的聲音誘着，和他一起的笑了出來。

發出聲音一笑，昨天晚上的那種記憶，便像圍攏了的紙兒一般的，從頭腦的角子上面消失過去。

“那些事情，不是什麼都不關事的嗎？”——我在自己心裏，好像聽見了這種聲音。“世界上面的真真惡事，對啦，難道就是這種事嗎？”又有一個聲音在那兒應和。在肉體上面已經有了太多的男子的記憶的我，這些事情都是理智以上的問題，在我對於這些已經失去了煩悶的力量了。

擺着兩塊脂肪很多的紅鯊，揮着汗水吃完了夜飯，兩夫婦蹣手蹣腳地走下了樓梯。

他們，是去擷取日裏從樓窗上面看好了的那些筍子。

樓下剃頭店裏，年輕的理髮匠人坐在窗盤下面，正在那裏彈奏提琴。在一家什麼咖啡店裏，他

有一個非常要好的女人，但是因為家裏父母反對，所以不能娶回家來，因為這種原故，所以當他看見我們一同出去的時候，總是在眼睛裏面帶着一種羨慕的神情。

在下顎下面挾着樂器，眼也不霎地望着我們的那個的男人眼睛裏面，或許因為氣候的原故，流露着一種第二眼都不能再看的那種淫猥的神情。

“不要被他看見呢！”

他注意着窗子裏面的髮匠，悄悄地說。

“從那邊進去，是不行的。”

我們在亂開着白色枳花的籬笆下面走着。

“從這裏走進去吧！”

我最初用手揪在泥土上面，從破壞了的籬笆下面鑽了進去。

“包裹不要丟了！”

他也鑽了進來。

當我正在選擇大小適可的筍子的時候，他已

經在我身邊發出了很響的聲音折取了很大的一枝。

在沒有泥土和樹芽香氣的，那種稍稍渾濁了的空氣裏面，折斷筍子的聲響，好像爆破了輕氣球一般的發出了一種清脆的聲音。

當他被這種聲音嚇了一跳，正想從籬笆下面鑽逃出來的時候，籬笆外面聽見了很猛的狗聲。

非常狼狽的他，拚命的在籬笆洞裏面掙扎。於是那狗屈着前脚，更加猶猛地吠了出來。

我挺着身體，從籬笆裏面裝出一種學不相像的呼狗的聲音。

白地黑斑的一隻很高的洋狗，猶猛地在黑暗裏面竄着。

小山逃了出去之後，那狗猛烈地跟在他的後面。

我用包裹包了三枝竹筍，鑽了出來。他的那種態度，已經超過了滑稽，使我惱怒起來。

在理髮店窗子裏面，望見了拿着電燈的那個老婦人的半身。

“今晚上真是悶熱得很呀！”

我將包裹挾在腋下，這樣招呼了一下，望那窗子下面走過。

“可不是嗎！……”

偶然抬起頭來，看見老婆子的那雙不時霎着的眼睛，恰恰望着微微聽見狗叫的竹林後面。

“狗叫的晚上，真使人不高興呢！”

婆子立在樓梯下面，向着正在磨剃刀的兒子說。

“哦！”我走上樓梯的時候，聽見她兒子沒精打彩的在那裏應她。

七

過了三十分鐘，小山披着肩膀上面已經撕破了的夾衣回來。膝上沾着泥土，手上皮肉被柞樹刺

開。

“啊啊，上了大當！”

他向着窗子一邊揩泥，一邊低聲地說。

“你不是那樣狠狠，狗也不會叫的！”

我坐在矮桌前面，在膝頭傍邊圍攏了方纔寫好了的紙頭，望着他說。

因為小山老不回來，我以為他是到朋友家裏去了，所以我利用這點工夫，寫了一封給矢田的信。

“不是依從了你的要求了嗎？你也得應照約束給我十五塊錢。在這種世界上面，無產階級的女性，爲着維持自己的生存，而拋棄了唯一的東西，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你假使真的有點無產階級者的良心，那是你非承認這種事實不可的了！請你借我十五塊錢！不論怎樣，你還是一個布爾喬亞！每月從父親那裏支取一百塊錢，一天到晚坐在桌子面前發揮什麼理論，你歸根還是一個可以幸福地

生存下去的布爾喬亞！”

我恐怕他要生氣，所以將打定了主意寫成了
的稿紙塞進字紙簍去。

“終於，明天是月底了！”

小山撕了一張日曆，三十一日，是張青紙。

“喂！良子！明天不給房錢，怕要被趕出了呢！”

“當真。”

我因為在想別的事情，所以隨隨便便地答了
一句。

房錢已經欠了三個月了。月初很堅決地約定
了本月付他十五塊錢，也終於一直拖欠到了現在。

“矢田那傢伙也沒錢嗎？”

“有吧！”

他似乎生氣一般地凝視着我，但是過了一會
也就軟了下去。

天花板裏，不斷地聽見了貓叫的聲音。

“啊嗚，——啊嗚！”

貓兒用牠很不好聽的那種淒厲的聲音，發洩牠悲痛的情慾的苦悶，咯篤咯篤地踏在天花板上走去。

“睡嗎？”

“睡吧！”

我若無其事地抬起頭來，我的視線，恰恰和他因為伸欠而打濕了眼淚的眼光碰在一起。

“……”

我吃了一驚，低下頭來。

這是在我們短期間的戀愛時代，在那個表現派畫家的靦腆的家裏，避開了當時的我的丈夫的註意，而常常刺激着我的眼簾的那種情熱的光輝！

當他將女人的睡衣掛在窗帷上面的時候，我鋪好了眠牀。

昨天晚上此刻時候的光景，如實地在靦腆了的棉被上面浮現出來。

當我將潮濕了的棉被蓋在身上的時候，好像

有些什麼卑穢的熱情，充滿在我們的眠牀裏面。

“希望一個不要性命地戀愛着我的男人！”在我心裏，一個個地描想着不曾知道的男人。

“良子呀！良子呀！”

耳朵旁邊，聽見了這種喚我的聲音。——這是被我剩下在滿洲監牢裏面的第一個愛人的呼聲。

“再到我這裏來吧！”

我忘記了一切，將自己挨近了我的描想着的戀人。

“良子，明天早上燒筍飯吧！”

小山好像是要尋覓談話的機會一般地背着我說。

“噯噯，筍飯呢，好久不吃了，一定很好吃吧！”

我找出了發散懷舊情緒的機會，很柔和地說。

啊鳴，啊鳴的貓叫聲音，從屋頂上面走過。

小山立起身來捻黑了電燈。

“混賬的貓，叫出這種怪聲音來。”

“嗚……”

我裝出睡着了的樣子，重重的翻了個身。

八

整個的窠帷上面，映滿了搖曳着的竹影，過了一回，又漸漸的移了下來。

從窠帷縫裏漏出來的光線，好像線一般地掃在席子上面。

我被樓下刨鯉節（一種魚乾）的聲音，驚了醒來。

“今天將什麼事情當做目標，爲着什麼事情而歡喜的呢？”

在一點裝璜都沒有的壁龕裏面，白色的銅幣發出了鈍感的亮光。

“四毛四分。”

從五毛裏面，減去了一包蝙蝠牌香煙的代金。

“小山先生，有信呢，是掛號的，快一點……”

這是年輕的理髮匠的聲音。

“來了！”

小山醒了轉來，用很響的聲音答應。

“喂，是掛號信呢！”

“你下去吧，我穿着這樣的睡衣，頭髮蓬亂得不成樣子！”

“請你快一點呢！”

年輕理髮匠的聲音裏面，顯然的含着一種焦燥。對於早上睡着不起來的年輕夫婦的那種不成理由的抗議，很明白地混和在這位年輕理髮師的女人一般的聲音裏面。

小山懶洋洋地披着那件肩上已經撕破了的女人的單衣，走了下去。

“稿子又是退回來了！”

走上樓來，他將一張印刷了的明信片 and 一個很厚的茶色信封，丟在席上。

“所以呢，我不是和你說過了嗎？寄到那種地

方法，不過是化掉幾分郵票呢。”

“喂，起來吧，睡到這種時候還成什麼樣子！”

“就起來呢。”

“就起來不行，立刻起來！”

小山直角的地立在我的枕邊。

“就起來的，不要這樣煩噪吧，一早就是這樣的。”

“丟人的，這樣不要好的女人！”

我慢慢的穿了起來，走下了樓梯。

將混着牙血的粉紅色的牙粉，吐在井傍的水門汀上，爲着推測時間抬起頭來望了一望太陽，恰恰這個時候敲了十一點鐘。

我立在壁櫥前面切筍，小山坐在窗子上面，在他發出油光的夾衫的膝頭上面刨碎了鱈節。

兩人身上，都是流汗。

我非常掛念因爲三塊錢的原故面豎禁在市內短押店裏那件嘩噉的單衣。軟滑而新鮮的毛織物

的觸覺和牠的香氣，常常使我聯想到青年異性的體氣。在我，對於衣服的執着，好像是比對於已經分離了的男人更加來得切迫。

吃完了飯，樓下的老頭子拚命地在那裏叫喚小山。

“在叫呢！”

“爲着房錢吧！”

兩人暫時用不安的眼色望了一下。小山擺着沒有法子的臉嘴，手裏拿了香煙和火柴下去。

“很忙嗎？小山先生！”

泥水匠出身的房東，用作弄的聲調說着。

“啊，那裏……”

小山無精打采地回答。

“今天的報上說，田中大將終於參加政治運動了！”

老年人用獻喜說話的口調說着。——我不去注意他們，從桌子下面的字紙箋裏拿出了昨天寫

剝的信紙，將牠撕得粉碎。將撕碎了的紙片重新收拾起來，一字一字的看了一會，重新將牠撕碎。

“他不是這樣的好人，寫封信去是再也不會寄錢來的！”

我對於昨晚上一相情願地寫好了的那封書信，覺得好笑起來。

這樣的自己以為利害，實際上是被什麼男子都侮辱過了。——我也想起了這種過去的事情。

對着那樣鈍感的，像野貓一般老臉皮的矢田說些什麼‘你是布爾喬亞’，究竟有些什麼用處？他即使是個我們常常當做不共戴天的敵人一般地布爾喬亞，但是為着玩弄女人，五塊十塊的金錢，還是能夠一聲不響地拿出來的，而且，他是——。

他的根性，暫時不去管他，我想到了自己的事情，忽然覺得吃驚起來。

九

小山走上樓來之前，我已經從壁櫥裏面拿出了昨天塞了進去的洋紗夾衫，將牠穿在身上。和昨天一樣，襟上還是沾着白粉。

“報錢？請你再等兩三天吧！”

我伸出窗外去說。

竹園外面的街上，站着一個已經兩個足月不曾收到報錢的苦學生報販。他仰起頭來望着樓上，似乎哀求一般的在那裏說些什麼。我對於他的說話，完全不會入耳。

“有錢的時候自會付給你的。不要多說話吧！”

我對他笑着，很快地關好了窗門。

對於弱者說了這些說話，後來又覺得悲哀起來。

“不論怎樣，十五塊左右的錢。總是非向他去要不行了的。”

想起了矢田的臉嘴，獨自地說，心裏覺得難過起來，將牙齒用力地咬了一下。

“那個老頑子很會說話呢！”

小山變成非常高興地走上樓來。

“說了些什麼？”

“房錢假使沒有，當然沒有法子，祇好等到十五再說！”

我心裏冷笑，覺得這也算不得一會了不起來的事情。

當他對於我的突然的外出還不曾覺得吃驚之前，我已經在背帶前面撲的敲了一下，很決的走下了樓梯。街上依舊的充滿着灰塵，電車裏面依舊的漂動着男人們的體臭。

“今天再會碰到因為寒酸和醜陋而被侮辱的事嗎？”

我想起了昨天電車裏面的那種滑稽事情，向四面望了一轉。每逢電車到了換車地方，在眩人的

陽光和灼熱的塵埃裏面老等着電車的人們，總是不
要性命一般的擠上車來。男人推着前面的女人，
好像蝗蟲一般的掛在外邊。

胸口掛着一個金鎖，手裏捧着一個醜觀的包
裏的老婦，掛在吊革上面，好像爲着企圖忘卻疲勞
一般的閉着她的眼睛。

矢田房裏，他的大學同學木川和山中都在那
裏。

“小山那傢伙昨天生了氣吧！”

矢田明明地意識着是在朋友面前，但是故意
的誇張着親密的態度，對我尋問。

“生什麼氣呢！”

我按住了心頭的不快，也祇好用親密的聲調
去應對他了。

當我推開紙門進來的時候，木川就突然地停
止了談話。他默然的坐着，不時的皺着眉毛。

這個男子，因爲自從我和第一個愛人同居的

時候就認識了我，所以對我沒有什麼很好的感情。我對於他的那種柔和的外表和深藏在心裏的冷淡的性格，很有幾分歡喜，但是在他對我的眼光裏面，總是包含着一種厭惡腐敗了的東西一般的感情。

“矢田先生，你也戴沒邊眼鏡的嗎？”

我從疊得很高的稿紙下面，拿出一副眼鏡，將牠戴在眼上。

“度數恰恰很對！”

從眼鏡裏面望着木川，他忽的立起身來。

“太遲了不行的，我們走吧！”

“啊呀，你們到那裏去？”

“現在要到××公司去呢。”

矢田回答。

“我也同去。”

在誰都不曾答應之前，我很快地立起身來，拉提了方纔踏皺了的裙邊。

“你一個人去不是很好嗎？”

“假使妨礙你們，那麼我不去也行，嚶？”

“不，妨礙是沒有的。”

木川似乎很麻煩地說。

××公司是在芝區地方。

我們坐了須田町換車的電車。

矢田在混亂中間擠進了電車裏面，所以我站在山中和木川的中間。

不多一會，木川伸出手來，向站在車後的賣票買了票子。

“來回票兩張，札兩張到芝××去的。”

我裝做不曾聽見，向着正面站着。木川在我背脊後面，將換車票子交給山中。我依然毫不理會的不向袋裏拿錢，到了須田町附近，木川重新拿出一毛五分錢來，給我買了票子，在他嘴邊，浮着一點苦笑。

十

××公司爲着取好“打秋風”的反動團員和無政府主義者，特別將這一天定爲捐錢日子，在大門口擺着一張桌子，專爲接待這些人們。

在一張很大的桌子上面，胡亂地擺着藥罐和茶碗一般的東西。蓄鬚鬚的，拿粗手杖的乃至穿醜陋的俄國式短衣的人們，都是坐在桌子周圍，在那裏等待他們自己的順位。有一個拿着一把很大的中國扇子，好像示威一般的不斷的在桌上敲着。

我看見了那把扇子，覺得對於自己的夾衣羞恥起來。

“××先生？”

“○○先生！”

“下一位是△△先生！”

好像是這一天特別雇來——而又好像有點什麼怪癖的司事，擡起了很長的頭髮，在那兒唱喚各

人的名片。被叫的人，一個個的走到他的面前填寫收據，然後拿了收據進去領錢。

“五塊？五塊不行！寫十塊吧，上次約好了的。”

“但是今天一律都是五塊，請你原諒！”

“你假使一定祇給五塊，那麼我偏要你給十五塊錢！”

一個男子很快的將茶杯摔在地上。

“沒辦法呢，可是不能作例的！”

“小川君！”

這是我的假名。男人們在這種地方碰到了一個奇怪的女人，大家注意起來。

“給我十元吧！”

“不行呢，今天都是五元！”

“那麼，方纔的那位爲什麼付十元呢？”

“對呀！”後面有人喝好。

“這不是你的損失吧！”

我趁着勢說。

“這不是從工人那裏刮來的利益嗎？再是這樣小氣，我和你裏面去說吧！”

“真是沒辦法呢。”

我的收據上面，終於寫了十元。

“雖則不是美人，可是利害得很呢。”

穿着一件不合時的夏天外衣的男人，故意使我聽見他說着，吱的笑了出來。

撿了十元紙幣從裏面出來的時候，在許多男子裏面，隔着不曾戴慣的眼鏡，我也是最初發見了浮着冷笑的木川。

矢田他們，都是每人五元。木川走到司事面前，已經什麼話都沒有。

“五塊呢。”

僅是這樣說着。規規矩矩地低下了頭。

“總而言之，還是女人便宜！”

矢田走出門口，似乎很佩服地說。木川依舊浮着冷笑，當作他的回答。我看着他的那種態度，更

加覺得受了他的侮辱，心裏忽然憤怒起來。

路上，我爲着想要忘記木川和山中的存在，所以胡亂地和矢田談話。

在心底裏面，非和矢田談判不可的金錢問題，不斷地在那裏衝動。但是當着木川面前，無論如何也是不能開口。到了電車線路附近，對面的電車已經開來。

“你們怎樣？”

矢田 非常露骨地說出了 想要離開 他們的 意向，—— 他的心理，立刻傳給了他們。

“我們回去吧！”

山中插嘴說。

“我也回去呢。”

我想要反抗矢田的心理，故意的說。因爲對於矢田的事情，而更加利害的受着木川的侮辱，我覺得不能忍受起來。—— 即使是毫沒關係的事情。

這時候，木川什麼都不說地跳上了電車，山中

看見木川上去，也是很快的跳上了電車。

當我和矢田正在吃驚的時候，電車以牠加倍的速度，在塵埃裏面飛馳了去。

我感覺着不能忍耐的屈辱，望着電車開去。

“走一回吧！”

我因爲不願意看見矢田的那種鈍感的臉孔，所以不加可否的立定在一家窗飾前面。在染了灰塵的窗子裏面，擺着一個布袋和尙的塑像，和幾隻染污了的茶杯。

無意地抬起頭來，在對面玻璃上面反映着一個墨黑的自己的顏臉。眼睛和鼻子周圍，留着一點白粉的痕跡，鼻子上面，發出了閃亮的油光。我很快地離開了玻璃，一直的跟在矢田後面。

十一

被矢田的情緒牽引着，終於回到了他的宿所。

矢田擺着老年人一般的臉嘴，合攏了一本翻

開在桌子上面的洋書。

“今天不看了！”

這樣說着，將背脊向着桌子坐下，我望見了他的非常不安的樣子，心裏覺得異樣地難堪起來。我從什麼時候起，已經變了這樣一個男子的戀人？——但是，一方面呢，還是眉毛皺得發痠一般地在那裏等待開口借錢的機會。

傍晚，矢田提議，說要去看朋友們在那裏經營的研究劇的公演。

“去看也好，但是——”

我將沒有機會提起借錢的焦躁，率直地從說話裏面表現了出來。矢田毫不理睬我的心事，從箱子裏面拿出了洋樟腦臭的嗶嘰衣服，立在換衣鏡子前面篤笑。

沒有法子，我決定了和矢田同去。

走到門口，不見了我的木屐，當我嘴裏說着：‘什麼地方去了呢’的時候，裏邊的女房東用尖銳的

聲音呼喊。

“我以爲在這兒住夜的了，所以收拾在矢田先生的鞋箱裏呢？”

裏面紙窗角上，砌着一塊小小的探望用的玻璃，房東早在那兒張望，我卻完全不曾知道。

我的那雙很髒的木屐，翻轉身來蓋在矢田的木屐上面，我忽然覺得戰慄，非常明瞭地意識了自己現有的地位。

走出門外，水氣很多的天空，在明亮的街上映出了緋紅的顏色。我忽然想起，可以望見東京天空的那間郊外剃頭店的樓屋。當我想像一下，坐在那間樓房上面，拱着兩手，一邊利用着明亮的天空，描寫天空下面的歡樂市街，一邊懸想着望着這種街市而出了神的妻子的那個男子，又不禁在心裏增加了一種似乎不能簡單地完結的事情。

演劇比較的不錯。

“比松之助演得好呢！”

矢田將這句說話當做警句，每逢碰到朋友的時候，總是這樣的應付。我對於舞台的注意，常常中斷。

幕下的時候，爲着躲避照在頭上的強烈的燈光，我總是靠向前邊，將自己的頭部躲在別人的背影後面。

我恐怕會有認識的朋友在場，所以用我被眼鏡累倦了的眼睛，偷偷地向四周望了一轉，在最後一幕，正要開始之前，我發見了木川坐在我的前面。

暫時，頭腦裏面非常混亂，劇中人物的動作，隱隱約約地在那裏閃動。

在最後的一場，表演一個女人偶然碰到了她的要想忘卻也是不能忘卻的戀人，於是她對於自己現在的生活，祇說了“地獄——”兩字，立刻卒倒在那個男子前面，我看到這裏，禁不住哼的笑了出來。

從頭腦裏面，好像噴出了濃濃的煙火，自己的意識，好像就要喪失一般。兩眼裏面，連續地淌下了許多眼淚。舞台上方的女人呼聲，深深地刺激了我混亂的心境，立刻使拙劣無抵抗地動搖起來。我不能抑制心靈的搖動，於是呼呼地笑着，一邊揩乾了眼淚。

觀眾站起來的時候，我被人波推著，也走到了劇場出口。但是，我還是不能決定應該回到矢田的宿舍呢？還是回到自己家裏？

“地獄——”這一句女人的高音，還是在我耳邊留着餘韻。我真想喊着“地獄——”卒倒在什麼男人的前面的了！

走到吹着深夜的涼風的外面，注意一看，矢田跟在我的後面。

“小山確是很可憐呢！”

他突然和我說。

“哼！”

我的回答，非常的懶倦。

這時候，我看見了一個逆着流向電車線路的人波，而走到我這裏來的黑影，——這一定是小山的了。

“你，來接我？爲什麼知道我在這裏？”

我忘記了矢田的存在，很快的跑了過去。於是，在心裏感到了一種已經脫離了危機的安堵。

小山在我戴着眼鏡的臉上，仔細地看了一遍。

“今天來看戲嗎？”

他用啞了的聲音說。

十二

園裏的新筍，逐漸細長起來，夏天已經到了。

枳花的香氣，每天的從向着竹園的窗外吹送進來。

我一天到晚，臀部坐得麻木一般地坐在窗欄上面，望着毫無變化的外景，聞着這種枳花香氣，

總是覺得不能忍受一般的倦怠起來。

“妊娠？”

這時候，我感到了從前妊娠時候的徵候。假使有了一個孩子，——這種事情，僅僅想像一下也可以使我覺得這是滑稽而不調和的事情。

上月下旬應該遭遇的定期的身體異狀，一直延滯到了本月月底。我們的錢袋裏面，依舊尋找不出一塊洋錢。我，是連看新聞社會面的勇氣都沒有了。

這個時候，在我頭腦裏面假定着的肚子裏面的靈魂，好像漸次的長大起來。

過了二十日之後，我們錢袋裏面已經祇剩了三個銅元。壁櫥裏面的米袋，好像老衰了的病人一樣地瘦孱不堪。小山坐在窗欄上面，獨自的在那裏吹着口笛。

我茫然的立在窗子前面，望着下面的往來。在操得發白的道路上面，附近的孩子們聚在那裏說

爭 menko 的輸贏。一個穿着破衣服的大男孩子夾在神經質一般的孩子們裏面，聳着肩膀在那裏投擊地上的 menko，每逢打着了的時候，不知那裏一個小孩子的東西，被他翻轉身來拿了回去。

“有信！”小山看見一個郵差走進理髮店裏，便很快的跑了下去。拿上來的，是一冊小山的朋友們所辦的薄薄的詩歌雜誌。

“眺望很好，電車也是很近，但是你的夫人，卻是很勇敢地跑到街上，去賣那些寂寞的爽章！”

小山誦讀他的朋友的詩歌，讀了一遍之後，從新提高了聲音，笑着讀給我聽。

“我們的生活，真好像是在賣爽章呢！那傢伙，寫出這種譏刺的東西！”

但是我卻吃了一驚，將雜誌拿在手裏，臉上變了顏色。

一定是矢田說的！——

“賣爽章這一句真是切適得很！我對於這種生

活的感想，也正想用這樣一句說話來形容呢！妻子出門去賣喪章，真是切適的名句！”

我望着若無其事的小山，心裏感覺到自己臉色的激變，連忙背轉身來。

這時候，我身上覺得了一種奇妙的異狀。

走到廁所，看見了一種暗色的東西，好像潮水一般地——

這一天，小山不斷地稱讚，用妻子出門去賣喪章這一句說話形容這種生活悲哀，真是切適之至。

每逢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總是感到了窒息一般的難堪。

晚上，當我蓋上棉襖的時候，好容易放下了心，用一種他所聽不見的聲音，獨自的說：

“喪章賣掉了！”

當我聽見他的鼾聲的時候，我深深地陷於不能形容的絕望，曲着身體哭了出來。

要想慰藉也是不能慰藉的眼淚，流在棉被的
柳條上面。

大正十四年一月作

原书空白页

新 婚

當我說了要將行李搬進石田家裏去的時候，在火盆前面讀着“居場”的犬村就很快的站起身來，解開腰帶，穿上洋褲，開始了搬家的準備。洋褲的膝部，已經穿得很薄，而且，沾了一些辣醬油一般的斑點。

“不妨的，不一定立刻就要搬的。”

“那兒，我已經和川原講過了，立刻就借房子的，哈哈哈哈哈！”

犬村似乎很不合身地套上了那件在袖上已經開了一個洞的上衣，露出白的牙齒，發出了使人愉快的笑聲。看見了這些牙齒，方才有些覺得拘束的我也就跟着笑了出來。犬村穿了皮鞋。屋子前面的道路，連皮鞋和木屐的腳印一起地冰結了，泥土正在融解。穿了叉袋一般的洋褲和裹子已經破損了

的很長的外套的犬村，祇有那雙皮鞋還是黑得帶亮；回轉頭來，重新對我笑了一下。上唇好像向上捲起一樣，對我露出了白而且闊的牙齒，我，感到了不能用言語來表示一般的好感。

不多幾時，隔着火盆，我和石田的眼光很奇妙地合在一起。

到二十二歲的今天為止，我真不知道經歷了多少可恥的生活！和石田的短時期的接觸，在經過了數不清的迷路的我的前面，好像對我開拓了一條有生以來不曾經歷過的新路。我，發見了許許多多的應該做的工作。“離開大眾，就不能有社會主義者的生活。”——我想這樣地和石田說，可是，不知怎的說不出口來，被丟在火盆裏面的香煙蒂頭的煙氣燻着，感到氣管支的疼痛，我就好像要將身體扭轉一般的咳嗽起來。

“那麼，去搬東西吧。”

這樣，就閉上了堆滿了灰塵的紙門，走上了高

圓寺路的，晒不着陽光的冰結了的道路。火車軌道的柵門關着，擋住了許多的路人。和肩膀很闊的石田並在一起，好像誰都看着我們奇怪。

在電車停車場，石田上勁的抽着蝙蝠牌的香煙。

四方額角的我，將頭髮捲在頸後，穿了一件薄薄的印花綢的外衣。過去，我確曾經過了可恥的生活，可是我想，現在我決沒有被人瞧不起的理由。但是，我這件褐色印花的衣服，依舊好像是在這寒冷的停車場上待車的人們的注意的目標！這，是我過去沈淪在那種墮落生活的時候屢次經驗過的感情。

上了電車，石田就翻開了一本小本子的書籍，我，覺得沒有手勢。

在新宿換了市內電車，在本鄉三丁目下車。叫做松榮館這家旅店，是無政府主義者們的本營，平時幾個月不付房錢，有了錢就在咖啡店裏吃喝個

爽快。川原也是住在這兒的作夥裏面的一個，典質了我的衣服，不使我知道地在我的雇主那兒支取工錢，和他爭執幾句，就是大聲的責罵，凶暴地毆打。三年之間，我噙着眼淚地屈服在這樣的男子身邊。所謂無政府主義，難道就是欺負女人，喝酒，以及在咖啡店打架這一類事情的代名詞嗎？

我不管川原的不在，用包裹包了棉被，找出了行李的束子，將它搬到了樓下。在冷風吹着的街上，跟着小車，在萬世橋車站做了行李。超過行李票規定重量的東西，也交給火車上送去。將另碎的銀幣付了運費之後，石田的那隻已經破舊了的錢包裏面，祇剩了兩張摺皺了的一塊錢的紙幣。拿了白色的行李票，石田一聲不響地將錢包的口子給我一弄。我，感覺着自己的很長的睫毛，悄悄的將錢包看了一下，在我臉上，露出了有一個的很深的酒窩的笑容。

從這個月的二十五日起一禮拜，石田要到東北去講演。到外面去的時候很忙地工作，回家來的時候又要忙裏偷閑的閱讀書籍，石田的這種態度，使我感到了歡喜。我，也和他競爭一般的用起功來。讀了布哈林的唯物史觀，世界就好像和從前變了一個模樣。我，對社會運動確立了不能動搖的情熱和確信。我也去參加了研究會。這兒，有一種和奇妙地祇圖個人利益的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完全不同的熱心和真摯。當我並不十分了解地讀完了從朋友那兒借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這本書的時候，好像自己又進步了一些。

有一天晚上，出去參加集會的石田，一點鐘之後就回轉家來。推開排得不很整齊的玻璃平門，一屁股的坐在走進門的框上，一聲不響地解開鞋帶，將粘着許多泥濘的皮鞋胡亂地一擲。皮鞋碰在玻璃門上玻璃上立刻留下了一條碎痕。

從開着的玻璃門外面的黑暗中間，川原慢慢

的走進門來。戴着那頂有一次從我那兒偷了三十幾塊錢的時候買的呢帽，兩隻手滿滿地塞在短大衣的口袋裏面。

“唔，許久不見了，怎樣？”

旋轉了顏面的我，祇看見了在他頭頸周圍的一條很新的白領。我討厭着自己身上的那件和他同住的時候老是穿着的細柳條的衣服，掩着顏面地走到了廚下。石田拾起了方才丟在席上的木棉紗的手套，將它塞在大衣袋裏，露出開了洞的襪子，走進屋子裏面。

“方才，在電車裏碰到了川原先生，據說，你和他還不曾正式地離婚，那是真話？”

“什麼？”

喉嚨顫動起來，禁不住地發出了怪響的聲音。

“石田君！”川原說，“我並不曾說和她不曾分開。”

“方才你不是那樣說嗎？”

“不，我的話不是那樣講的。”

川原用帶沙的聲音說着，用他腫起了的眼睛望在我的臉上。

哼，這才是這傢伙的脾氣，我感到了深切的憐憫，一邊想着，一邊又將大樹一般地可靠的石田看了一眼。川原莫名其妙地講了幾句，在很暗的門口穿了皮鞋，悄悄地走了出去。

近視的石田和我說，川原好像不時的在這塊地方打探，開會回來的時候，曾經兩次看到過和他相像的穿着短大衣的男子，他，吩咐我們仔細地看管門戶。

出去旅行的那天早上下了雪。似乎很重的大片的春雪，落下來的時候就像被地面吸住一般的開始融解。石田的皮鞋，已經穿了一個滲水的小孔。

“怎麼辦？”

穿了長外套的石田，茫然的望着正在下雪的

天上。灰一般陰暗的天空，正在散放着大塊的雪片。我張了開了洞的雨傘，到大村的宿舍去借長統靴子。按住胸口的袖上，也積了許多雪塊。長統靴子，貼滿了許多橡皮的膏藥。不多一刻，夾在厚大衣的人們中間，大樹一般高大的石田，就踏着泥濘地走了出去。

老實講，我也曾淡淡地想起過已經離別了的川原的事情。他現在在幹什麼？——祇要這樣一想，就使我異常的苦痛。對於他，我已經沒有絲毫的愛情，可以說，已經絕對地，絕對地沒有。可是，當我想到：也許他此刻還是穿着那件短短的外套，在那宿店附近瞇着眼睛，裝着卑屈的表情，而在向人求懇一點酒錢的時候，不論怎樣，我總是感到怪難受的。

祇有他能夠覺悟到自己的錯誤，而成爲一個 Communist 的時候，——那麼不論對於他的過去有了怎樣的憎惡，我也能像春雪一般的很快地消

融，而給他以一次最初的同志的握手！可是，祇讀了三四本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的我，也已經明白地知道，圍繞在他周圍的那種環境，是決不能使那種性格的川原走到正路上去的！……

卜了穿，喘息一般的，討厭的咳嗽就不斷的衝塞上來。

在腳爐裏生了火，蓋了棉被，我翻開了要讀的書本，咳嗽衝塞起來，在咽喉。感到了震顫的心緒，讀着這種難懂的書籍，不知不覺地因為一種濕重的曖昧而使我渴睡起來。

“電報！”

我走到了門口，暫時，我茫然地望着——一張寫着“晚八時 Miyozo 動身，請照料”的灰色的紙片。Miyozo，這一定是美代三這三個字的聲音，那是石田常常講起的留在故鄉的一個弟弟的名字。八點鐘動身，那麼此刻已經是快到東京站的時候。面說又不知道。怎辦？搬家的時候，棉被已經被人村拿

去，所以現在兩人睡着的是我一個人的棉被。加上，到他回來的日子為止，米已經沒有把握，除出一塊五毛錢之外，又已經一個不剩地被她拿走。十八歲，已經是一個相當長大了的少年，那麼，兩人又不能睡在一起。結果，爲着使他知道，從一塊五毛錢裏面拿出三毛，到鐵路線對面的局裏去打了一個電報。“Miyozo 來，甚窘，如何？”我一字不改地用了故鄉來電所用的 Miyozo 這個名字。

過了一刻，當我到井邊去汲水的時候，一個穿着小倉布學生服的臉色青白的少年，手裏拿了一個破舊的藤包，直直的站在泥濘上面。雪停了，風吹着。

“啊，你不是美代三弟弟嗎？”我很熟脫地走近他的身邊。少年殷勤地行了個禮。仔細一看，他穿着一雙木屐，上面的帶子已經斷了。

祇要一看，就使我想到故鄉的生活的困難。

走進家裏，旋轉了頭，奇妙地沒有話講。用牛

油煮的洋蔥燒牛肉好像使他非常歡喜，那樣小的身體居然吃了五碗。臨睡的時候，他的回電來了：“在我回來之前，任其閒着可也。”

拿了電報，我暫時的想着他的心境。窘，決不是別的事情。最窘的，祇是零用和棉被。在我回來之前任其閒着，這有什麼用呢？

一會兒之後，我舖了被，將石田的寢衣交給他。他向外的脫了洋褲，倒下來一般的鑽進棉窩裏面。我扣了衣紐，也就睡了進去。偶然在被中接觸，他的腳冷得和冰塊一樣。他像蝦一般灣着身體，儘可能的不和我碰到，很快的睡着，也許，他故意的裝着睡去了的模樣。對於自己身上的那種很熱的體溫我覺得討厭起來。

在施療室

從憲兵隊回到病院，天色已經晚了。裝滿了乘客的馬車，放鬆了韉繩，在傾斜的鋪道上向着前面的廣場走去。

“啊，沒有零錢！”

載着我們的車夫，似乎很麻煩地這樣說着，又將那張藍色的朝鮮銀行紙幣還給了我。在門口的中國人雜貨店裏，買了兩刀明天要送進牢裏去的草紙，方纔找回了四枚小小的銀幣。車夫拿到了一角的銀幣，方纔說聲‘謝謝’，對前面牽腳踏車的少年吹着喇叭，向前面走去。

門房的老人，在電燈下面伸出頭來，我向他深深的行了禮，換了一雙油污濕冷的草鞋。肥腫的大腿，覺得非常的鈍重。

我狼狽地梳起了那些鬚髮，好像有些可怕

的憂鬱，籠罩在我的額角前面。

走到了半地下室的施療室樓梯上面的時候，忽然覺得右脚上有點鈍感的疼痛，正在這個瞬間，突然肌肉抽吊起來，不知爲着什麼原故，好像被絆了一下似的，跌倒在冰冷的水門汀地上。我用手撐着想要起來。但是膝部發出一種好像金屬一般的響聲，想要支持我的大肚子身體的兩手，狠奇怪地抖戰起來。一種不能自主的戰慄，從四肢波及我的全身。

我茫然地望着拋在兩三尺前面陰暗的地板上的那束白色長方形的草紙，將耳朵貼近地上，等些什麼人來，但是到半地下室去的走廊，卻寂寞，潮濕，陰暗得像隧道一樣。澄清了耳朵一聽，祇聽見住在臭穢的廊下的那些蚊子聲音，和含有異臭的寒風，一起的在我的頰邊吹過。

抱着吃飽了血的蚊子一樣的肚子而爬不起來的身體，好像從河裏拖上岸來的一根笨重的材木，

想到這裏，不覺有點憫然起來。用右手來撫摩了一下瘦弱得像一年生草莖一般的左手，忽然在右手的指腹上面，感到了一種好像摸在縐紗上面一般的麻痺。

這是脚氣，據人家說這是妊娠脚氣的症狀。含有多量赤泥和灰塵的殖民地空氣，和長時間食用的三成中國米八成水分的鹽苦的惡食，都是造成這種妊娠脚氣的原因。

“還要生脚氣嗎？——”在黑暗中，自己無表情地想着。

——但是生產之後假使脚氣厲害起來，那麼自己的入獄或許可以遷延幾時——從無感情的頭腦裏面，發生了一點淡淡的類似歡喜的感覺。我很怕監牢！稍稍想像一下抱着嬰兒的監牢生活，好像內臟也會抽縮起來。最初我發見自己肚子裏有了這個孩子的時候，那時候也因為東京大地震的原故，被禁在監獄裏面。這個因為我的原故而決定了

運命的孩子的一生，或許完全是監獄生活。不，……但是，這也不妨的。我想生一個前額廣闊而兩眼稍稍有些吊上的女孩。好，我就在監牢裏面養育一個日本的女布爾塞維克吧！

過了一會，我反抗着衝上心來的胎動，用厚重的嘴唇吹噓起來。這種好像機關車放汽一般的噓聲，在鑰匙一般彎曲着的走廊裏面流動起來。

馬車鐵道（註）工事的線路破壞了的時候，裝貨鐵車滾下海去的那種淒銳的聲響，像回聲一般的可以聽見。……一切是悲哀，都是憤怒。

註：馬車鐵道公司（即有軌馬車）之路。

丈夫和三個苦力頭腦，都因為計劃了的恐怖政策的原故，關進監獄裏面。罷工根本的失敗。苦力們的團結完全解體，在比罷工以前更苛酷的解雇條件之下，卑屈的苦力們都挑着薄薄的棉被和污穢的布鞋，像貨物一般的塞進了南滿鐵道的火車，去應募張作霖的募兵。

剩下來的，祇是入獄的四個同志，和因為丈夫的入獄而以“行路病者票”入慈善病院等待生產的我。我在馬鐵公司充當下女，也因為被當作共犯的原故，註定了生產之後入獄的運命。在施醫室的我的眠牀旁邊，常常抓着一塊污穢的手巾揩汗的看守警察，不時的管着。

我不想怨恨丈夫，因為在事變之先，我早已看穿了假使實行這種計畫，必定會招致那種結果。但是丈夫和三個同志，卻將我的想像笑做懷了孕的女人的卑怯。但是，結果呢，還是和我的豫想一樣。不過，假使非通過這種過程便不能向前進行，那麼順從這種大勢，也是從事革命運動者的義務。——也是妻子對於丈夫的義務。我是，一毫都不懊悔的。

人的足音，漸漸的近來。新皮鞋的聲音，好像已經接近窗前。在窗子外面晒着的白襯衫前面，茫然地映出一個穿着藏青薄羽紗的上半身來。我於

是裝出一種倒在地上的樣子。——原來是管門的老人。

“啊，對不住，請你攙我一攙。”

“爲什麼？坐在這種地方……”

老人在兩眼中間疊起了一層厚厚的皺紋，彎轉了身體走近來看。

“不是北村君嗎？……要命的！”

老人曉得了我是一個施醫病人，說話便亂暴起來，彎着背脊伸出不親切的手來。我抓住了他的那隻乾皺的瘦手，將身體靠在牆壁上面。兩腳像水果一般的冷，想要移動的時候，關節好像要和手風琴一般的褶疊攏來。

我將肚子很重的身體，依在那個靠不住的老人身上，走下了到地下室去的梯子。

因爲憲兵隊的傳審，在外面呼吸了一天清爽空氣的我，這時候忽然覺得一陣帶着毛廁和消毒藥臭氣的地下室濕氣，襲上身來。

患中風的老婦人，像烏賊一般的躺在牀上，轉動着那雙牆壁一般青白色的眼白，凝視着我。我也用同樣的眼色反視着她。

從北邊的角子上，發生一種消水泡一般的念佛聲音。這是一個從旅順養老院裏送來的，一隻手已經像樹枝一般硬直了的老婦人。聽到這種念佛聲音，即使我不生病，也會覺得毛廁的臭氣更加難堪的。

看守的警察，將舊小說拋在我的枕頭旁邊，在胸前彎曲着那隻穿着洗皺了的白制服的手臂，斜斜地睡在我的棉被上面。

從閉不攏的嘴角裏面，流出些水飴一般的口涎打濕了他的口鬚，在我的棉被上面，畫了一條蚯蚓一般的曲線。

我連銅鈕扣一起的抓住了他的制服胸口，將他搖了醒來。

“啊啊！睡着了！現在纔回來？老不回來的正在

擔憂呢。”

我不去理他，拿了掛在枕頭對面的一塊手巾揩乾了棉被套布上面的涎水。

“怎樣？”

“有什麼怎樣呢。”

將背帶拋在眠牀上面，我像拋出去一般的將身體橫在矮牀上面，重重的翻了幾個轉身。

“那麼，回去吧，再會。”

“再會。”

一個自殺未遂的妓女，睡在牀上似乎不能入睡一般地望着警察出去。——制服的伸長了的影子，在走廊的牆壁上搖曳出去。

脚熱得很，脚上的肌肉，在膝部感到鉛一般的沉重。在自己心裏，好像鋸齒一般地產生了許多絕望。這莫非是二十二年之間夢想着的我的人生成果嗎？在壁紙的角子上，看到了許多異樣的雨漬的地圖。

到了夜深的時候，白樺樹苗地的夜風，吹向藥品倉庫，在施醫室的玻璃窗上，瑟瑟地有許多砂子吹來。玻璃被風吹着，發出一種格格的響聲。

我將左脚闖在右脚上面，望着很長的電線想起了丈夫的事情。

不，他不是丈夫，而是同志。因為將他當作丈夫，所以便會發生種種的不滿。在以革命和鬥爭為前題的同志之間，對於男女關係，那根靠不住的古舊家族制度的線索，是早應該像去年的雜草一樣的枯萎的了。但是——那副玻璃很大的墨鏡眼鏡，還是要吸引人一般地俯視着短小的我。

“光代！恕了我吧！我最覺得對不住的，是剛要生產的孩子和你，一切都是我的不好。”在俯視着的眼鏡裏面，流出一滴眼淚，這滴眼淚漸漸的擴大起來。——這是今天日間在憲兵隊裏和鎖在廊下的丈夫會晤的光景。我突然感覺到一種不忍看他的衝動。

爲什麼會使他這樣不能忘情地做出這種卑怯樣子來呢？在他那雙充血的眼睛裏面，究竟在對我要求些什麼呢？

妻子的存在，使意志薄弱的他覺得不能忘情。從不能忘情的丈夫所遞過來的那根長長的帶子，做妻子的是不能不接受的。啊啊！討厭！討厭！很像要墮落到什麼深淵裏去的樣子。我希望像種木細工一般的立刻崩潰下來。

“愛的同志啊！不要看周圍，祇看前面吧！祇看前面吧！”我向着在天花板上描想着的他的幻影，想要這樣呼喊。

我將喉嚨逼得笛兒一般的圓，用很低的聲音，唱出了“民衆之旗”的歌詞。唱到高音的地方，我將肩膀聳起，逼出肺裏的聲氣，自己聽着那種發抖的歌聲。——一滴眼淚，好像要挖我的耳朵一般的流進了耳內。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隣牀病人的咳嗽

聲音，使我驚了醒來。窗子還是獨自一個格格地在那兒響。

想要變換一下下部的位罝，將背脊移轉了一下，這時候，忽然有一種可怕的疼痛，像蔓草一樣地延到了小腹的地方。啊，那是什麼呢？

好像有些什麼抽縮搥來一般的疼痛，不斷的推動起來。爲着要忍耐這種痛苦，將背脊彎曲起來，用兩手到小腹上去撫摩，這時候在麻痺了的手指和手掌之間，感到一種要將皮膚漲破一般的膨脹。我好好的撫摩了一會。

在眼臉上覺得一種不能忍耐一般的渴睡，但是不多一息又感到了怒號一般的疼痛。痛！真是忍不住的痛！

我衝動的地坐了起來，用手抱住了肥腫的膝部，將牠按在肚子上面。好像有一種不是自己身體內部一般的熱氣，傳到了冰冷的小腹上面，——這種疼痛決不是足部所能夠按得住的，於是我從新

放開了膝部，倒下身來，好像在背脊中央墊着一塊硬硬的枕頭一般地，將兩手抓住了鐵牀上面鐵桿。潮水一般的疼痛退下去的時候，這種生了鏽的鐵桿在油膩的手裏覺得有點冷得好過。

我好像要牽引鐵桿一般地將牠捏住，用力的屏住氣息，忍耐苦痛。

“嗚，嗚，嗚，嗚。”

將顏面的肌肉聚縮在鼻頭的周圍，將全身的力量，集中到小腹上面。這時候在閉住了的眼睛裏面，隱隱現現的看見了許許多多的物事。好像耳朵裏可以聽見 Truck 墜進海裏去的聲音，好像在眼睛裏可以看見煙一般飛舞起來的灰塵。

張開眼睛，祇見在窗子彈着飛來的砂塵，發出格格的響聲。掛在很高的樓板上的電燈，靜靜地蕩着。幽幽的鼾聲，和我的統一般的喊聲不相混和地起滅。

我很慘忍地聽着自己的那種淒慘的野獸一般

的呻吟。

被拆散了親愛的丈夫，誰都不來照顧地在這種殖民地的施醫病院裏面，像野狗一般的生產。我對於這種不幸，是絲毫都不該悲嘆的。

我是在自己心靈裏面，守住了一顆搖曳地燃燒着的火焰而生活着的人！我是相信未來而生活的人。所以即使在這種惡鬥裏面，我也覺得在這種苦鬥的過程前面，有一種鮮紅的火光。我不論到什麼地步，不論到什麼地步，一定要石清了這種火焰而奮鬥的！鹽味的眼淚，不能阻止地在鑿鑿着的臉上流淌。

上午五時，從樓上走下來小解的看護婦長，發見了我的陣痛。在一層沾有污點的舊棉花棉被上面，我生下了一個猴子一般的紅色的女孩。閉攏着的眼睛，像一條線一般的有點吊上，像絹絲一般的頭髮，有五六分長的覆在額角上面，頭部特別的

長。

天亮起來，玻璃窗子外面完全變成青色。在從育兒院討來的那牀沾滿了乳漬的麻葉花紋的棉被上面，小孩子用他那隻血紅的小腳撥開了上面的蓋被，像被火燒着一般的哭泣。

光線從外面投射進來，看護婦身上的那種青味染的神經質的白色，刺激着我疲倦了的神經。我很聽話地依着看護婦長的吩咐，擱起了腳，閉住了眼。但是兩隻腳的股部，好像要溶解了一般的沒勁。

因為手腕的關節疼痛，所以我縮攏了自己的肩膀。當我去摸一摸非常的軟弱的腿腹的時候，在手指上面感到一種非常滑潤的觸覺。兩手兩足，都好像很厚的米粉黏住了一般的麻木起來。

看護婦長將那鑲製的小鉗子碰到我的內股的時候，真有一種似乎能夠回想起而又不能想出來的那種感觸。

“看護長先生！我，我的腳氣真厲害得很呢，這樣的麻木着……”

我像乞憐一般的用手掌在白的腳皮上摸給她看。

“腳氣？不要緊的！”

她掛着眼梢，裝着無表情的臉色，將那些吸收了黃色汁水的脫脂棉，丟進了磁盤裏面。

“但是……請你看一下，這樣的凹進去呢。”

偶然用食指在膝邊揪了一下，在皮膚上面便深深地留了一個笑渦一般的窪窪。我自己也不覺吃驚起來，再在別的地方揪了一下，又出現了一個指頭都可以陷在裏面一般的深窪。

“那可真討厭啦！”

看護長不相信我的說話而用她自己的指頭來揪了一下之後，方纔像蝦背一樣地皺着她的眉頭，將她的那個鬚髮很多的頭部搖了一下。

我朝着開放着的窗子，推想一下看護長的心

事。

產婦脚氣，是這個病院最麻煩的毛病。殖民地的產婦脚氣，稍稍厲害一點的便非三五年不能行動。第一，便器的處理自己不能動手，第二，背負不能行動的病人的人手太少。在儘可能地要將市政府補助企落腰包的病院長看來，這的確是最討厭的事情。將同一個病人放在院裏三年五年，在功績上很不經濟。在寫明了收容病人幾千幾百幾十幾人而分送給維持人的報告書上，人的數字減少，是非常不得策的。

看護婦長是院長夫人，也是基督教徒，表面上說是看護婦長，實際上呢，沒有醫生照會而在替病人診察或者出診。外面好像天鵝絨一般的溫和，實際上是一個笑裏藏刀的女人。

看護婦長將我弄好之後，將那件脫下來的浴衣給我蓋在腳上。走到孩子的旁邊，將那張小牀拖到我的旁邊。我呢，眼也不轉地癡癡地望着小孩子

的怕光而閉着的那雙微微有些吊上的眼睛。

我祇感到一種奇妙而不能說明的奇怪，我所最恐怕着的‘愛’的感情，一點也不發現。

看護長將那條薄薄的茜紅棉被輕輕的蓋在他的身上，而在他的腳上敲了一下的時候，孩子微微的將胸部動了一下，好像怕癢一般的發出一種柔和的呼聲。

在我的心裏，好像有些光亮而新銳的東西擴大起來。——這是好像走出了很長的隧道一般的感覺，好像晴快的清晨一般的感覺。昨天以前的那些油膩的對於自身的絕望，一起拋棄了吧！我希望這種願望，不要在一天之內就會消亡。

早上的食物，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那些上海菜的灰白色的醬湯，在小皿裏一撮撮的盛着的鹽苦的昆布，和切成半月形的兩塊黃色的蘿蔔。

我將昆布拌在瀟滑的粥裏，橫睡着地將牠倒進了自己的嘴裏。

“今天也是上海菜，明天也是上海菜，你們打算用上海菜來藥殺我們嗎？”

在棉被上面危顛顛地坐着的中風病的老太婆，用尖銳的九州土話喊着，將嚼得糊一般的青菜，一口吐在地板上。於是大家都被她引得發出了嘴巴裏含着食物的笑聲。

“喂，老太太！你的醬湯不要吃，和我的醬蘿蔔調換吧。”

妓女出身的女人，從眠牀上面下來，拖了紫橡皮皮的拖鞋，跑到老太婆的眠牀邊去。

“咳！又是謀殺小宮的商量！不准，不准！”

在妓女出身的女人前面，一個四十幾歲的‘被害妄想狂’的女人，用力地將伸出的黃筷子搖動。所謂小宮，就是她十年之前死別了的丈夫。因為她每天地這樣說着，所以誰也不覺得好笑。

我將筷子放下，剩下了許多粥和昆布。

想要寫信給我的丈夫，但是據那個有流產經

驗的妓女說，出產之後不能讀書寫字。我爲着避免她的麻煩，所以將雜誌放在枕頭旁邊當做墊子，攤開了從馬鐵公司裏混了來的印着店名的信紙。爲着要使勞碌命的他安心，所以最初寫得非常愉快，但是到了後來，不知不覺的興奮起來。

“……脚都立不起了，連處置便器的自由都沒有，看見看護婦裝着討厭的臉嘴掃除便器，覺得悲傷起來。加之替小孩子洗襪襪的人都沒有。沒有別的辦法，所以祇好講好了兩分錢一塊，託樓上的老媽子代洗，但是我現在的錢袋裏面，是祇有兩元七八毛了，不知怎樣過得下去。”

不斷地意識着想要不寫，但是被自己的感情推動着，終於寫出了這種話來。我對於這種說話，心裏自己也感到輕蔑，於是立刻坐起身來，將信封封好。頭腦裏覺得奇怪的眩暈，立刻閉了眼睛伏在枕頭上面，在耳朵裏好像聽到一種沈到水底裏去的水響一般的聲音。這是腦貧血吧——我一面道

樣想，一面望着在窗子上飄飄地掛着的一塊日本手巾，但是正在這個瞬間，忽然失去了我的知覺。

……

忽然甦醒轉來，左手覺得疼痛。揭開袖子一看，上膊上已經菱形地貼着絆傷膏布。注意一望，祇見看守警察用他半溫不熱的右手，捏住了我的手腕。在第二個瞬間，我立刻覺得了他在診脈，於是我不能抑止一時地冲上來的反感在輕微的驚恐，白起眼睛來望着他的那個鬚髯叢叢的下顎，用力的將他的那手揮開。

“北村光代××注射一針，上午八時半。”

“曉得！”

清脆的女人聲音，在蒼蠅打堆的陰暗空氣裏面，像鈴聲一樣的傳佈。注射器的箱子蓋了下來，發出一種有彈性的強音。

插到中風患者肛門裏去的蠟燭一般粗細的灌腸玩具，放在看護婦的事務桌上。

“喂喂，短做的看護小姐！今天給我灌腸嗎？啊真高興！我已經五天不解手了，小肚子像六個月的懷妊一樣地……”

妄想狂的女人被中風的老婆子引着，原因也不曉得地‘高興高興’地喊了出來。

“喂，老太太。你再這樣喊，便會將你帶到死亡室裏去呢！”

妓女出身的和妄想狂開了一句玩笑，於是兩個中風病的女人便裝着苦臉靜默了下去。從前報上登過一節關於這個病院院長的新聞，說他曾經將生長病的病人關進死亡室裏而鎖了房門，於是她們兩人便毫不懷疑地完全相信。祇要在這個病院裏耽擱兩三個月，不論誰都會碰到一次同室病人的死亡，所以這間花園角子上的死亡室，是沒有一個不知道的。在那間白樺樹的細葉遮蓋着的石造的，廣大而無窗的死亡室裏，生着青黴而沒有腳後跟的草鞋，像漂流來的一般地胡亂地放着；在解

剖台上面，旋不緊的自來水管，不斷地流水出來，在石頭上面發出一種咯咯的聲音。蓆子般大小的人造石解剖台上，鮮明地刻着髀，腕，頭，臂等種形狀。因為不斷的流水，擺在花崗石上面的人造石塊，雖則發生了一條一條的紋路，但是在這種石頭上面，還是好像能夠使人嗅出一種切過人肉的臭味。在長期間的人生戰鬥中打了敗仗，被生活的鏈條牽進這間地下室裏的人們，在死的最後一瞬，被放在這個解剖石台上面的時候，他們在這一瞬間的感覺，大概比長期間的施醫室生活更加難堪。在冰冷的石頭上面，將自己的手脚一塊塊地切了下來，當作生前不曾償付的醫藥代價，在這種人們的心裏，叫他們又何能夠相信掛在解剖台上面的那張畫額一般的和平的昇天？

“喂喂，不要說這些怕人的鬼話呢，多使人不高興！”

在中風的女人們未說之前，妓女出身的女人

先代她們說了，像烏龜一般的縮着頭頸，伸了一伸舌頭，爲着預防她們的應付，獨自一個的翻起撲克牌來。

“爲心，好，啊呀！是張方塊，喔，又是方塊，運氣不很好呢！”

我一方面聽着妓女出身的那種歇斯得利的聲音，一方將身體靠向小孩子的方面，開始了我的假寐。

到了午後，兩隻乳房上好像從肩膀上掛着兩隻袋袋一般的覺得沈重起來。我俯下頭來，暫時凝視了一回我自己的那兩隻像東瓜一般醜陋的膨脹而變了黑色的乳房。

奶奶——奶奶的問題。從前在煉瓦工場的時候，曾經看見過一個帶孩子的女工同伴。在濕氣很多的解版工場裏，她腫起了兩隻眼皮，常常將患着腳氣的奶奶拾孩子吃。那時候正是晚秋，小孩子因爲連日的下雨，所以瘦得像鬼一樣離開了奶奶便

會怪聲的哭喊。託兒所是不收生病的孩子的。背了孩子來上工的女工們，把幾個零錢送給當值的人，而將那些瘦弱的小孩子放在當值室裏，那種光景很足使人下淚。後來工場因為生意不好倒了下來，據說有許多乳兒脾氣的孩子，因此喪了性命。我的腳氣，也是在這個工場裏做工的時候起的。

讓牠去吧？在這種時候，我覺得可以對自己說的說話，是除出這一句之外沒有第二句了。

用拇指和食指將乳頭擠了一下，立刻像白線一樣的幾條乳汁，畫着曲線而飛到了枕套旁邊。我在枕邊的茶碗裏面將食指洗了一下，將牠拿到孩子的桃色的嘴邊，於是體溫很高的嘴唇立刻變成圓圓地上來吸取，將指頭拿開的時候，他像吸住了一般的哭了出來。

到了傍晚，藥品倉庫的板牆上忽然來了一隻油蟬，像沸油一般熱鬧地叫了起來。窗外的白樺樹細葉，還是受着斜射着的夕陽在風中輕輕的搖曳。

中國車子的喇叭聲音，拖長了尾聲遠遠的傳來。

“檢溫！”

看護婦垂着銀鑲的鎖鏈，立在事務台上和男子們招呼，厚實的肉聲，和回聲混在一起，在狹小的廊下流蕩。

我懶洋洋地抬起頭來，看了一看掛着的時鐘，將冰冷的寒暑表放在腋間。

牛乳，祇要一天有一瓶牛乳，那麼這個問題便可以解決了，小孩子是不能給他吃腳氣病的奶奶的。

胸部好像用絲線繫攏來一樣的痛，碰牠一下，在沿衣的花紋上便流出了許多乳汁。小孩子呢，祇要在下顎碰他一下，便會追着你的衣服來要乳吃。

將寒暑表拿出來向着窗子一看，祇見水銀昇高到三十八度五分。——就是比平常高了二度五分。我輕輕的在額上按了一下。

“院長巡視！”

年輕的看護婦戴着白色的帽子，跑過來將馬口鐵的便器拿了出去。像烏賊一般睡着的老婆子的便器揭開來的時候，一陣蒼蠅像撒芝麻一般的飛了起來。

不一會，院長夫婦從西面入口走了進來。看護婦長手裏拿着橡皮管不斷地彈動着的聽診器具，院長反肩着兩隻青筋突起的手，跟在她的後面。透過他的平光眼鏡，在那雙臉皮很薄的眼睛裏面，很顯明地可以看得出疲倦的充血。或許，是昨天晚上又飲了酒。

“啊啊，我們的上帝！我們感謝你。今天也賜給我們時間，和這些不幸的人們同在一起！”

“亞門！”妓女出身的女人，用鼻音來和他應和，我呢，在心裏正在思量，怎樣地和他說起牛乳的問題。我的思量忽然被她的鼻音打斷，所以我稍稍含着反感而覺得自己預備得像貓一般的敏捷。

我朝天睡着，閉了眼睛。

我聽見了看護長帶着的手錶聲音，知道已經到了的我牀裏，所以好像從熟睡中醒來一般地突然張開了我的眼睛。

“啊，狠安靜的睡着呢！”

看護婦長揭開了替小孩子遮蒼蠅的紗布，院長便走了過來。

“野田！這個瓶做什麼用的？”

院長回轉頭來看着正在翻看病人名冊的看護，手裏拿着一個小瓶。——我自己不曾注意，這個瓶是在我枕頭邊的。

“啊！”

看護婦好像不懂一般地將瓶子高高的拿到眼邊，用很尖銳的目光看着瓶子上面印着的文字。

“是的，這是今天早晨替這個人注射的藥品。”

“注射？注射經過看護長許可的嗎？”

“不，因為，因為她忽然暈去了……常常有腦

貧血的毛病的，所以不曾請求看護長的許可。”

“混賬東西！”

藍玻璃的瓶子，立刻在樓板上摔得粉碎，瓶塞子滾了兩三丈路。

“你做了兩年的看護婦，這個瓶上的德國字，是應該知道的了。這種××××是一開瓶就沒有用處的，……一格蘭要多少錢你知道嗎？在這種窮病院裏每逢腦貧血就用這種貴藥，還了得嗎？”

我聽着那種口齒不清的德文濁音，在鼻子孔裏笑了出來。

——比一瓶藥價更不值錢的病人的性命！——

將自己的奶奶給孩子吃的決心，像風一樣快走進了寂寞的心靈。

× × ×

奶奶流得很多，到了第二天早上，乳房的疼痛已經傳到了肩部。好像身上的一部正在化膿。晚上有兩次將乳頭給了孩子含在嘴裏，因為舌頭和咽

喉的吸力，很快的從乳頭上吸出了乳汁。

正在吸奶的時候，好像輕微的渴睡一般地覺得有趣，這一定就是母性的開始。

很爽朗的清晨來了。一直麻木到了乳房以下的身體，皮膚上好像穿了一件洋緞緊身一樣的非
常光滑。

牛乳！牛乳！遠遠的聽見這種沒有魅力的聲音真是沒有法子，但是這也很容易不去理他的。不管他是腳氣的奶奶，或者是膿是血，愛着的孩子，不是也很好地在喉嚨裏發着聲音而在咽下去嗎？貧農的我的祖父，職工的我的父親，都是爲着要給“蛆蟲一般多數的孩子們吃”，所以終於磨折死了。“給孩子吃”這一種強烈的要求，這是從古以來就像鐵絲一樣的貫穿着窮苦人的傳統的。

我覺得自己是一張切開過去和未來的紙兒。橫豎，這是暫時的母子，在我的前面，監牢像牆壁一樣的阻着，成長一點，監牢就要將母子分開，陰

慘的監獄生活，是不好給孩子知道的。還有，即使父母有罪，孩子是沒有罪的，所以將他關在牢裏，便是不法拘束——用這種理由，也可以使孩子出來，但是在這種個人主義的世界，沒有母親的孩子，還能夠得到什麼自由！？法律的意義，就是說犯了罪的母親，應該喪失了一切而關進監牢，所以對於她所‘愛的東西’，也應得加以一種拘束。——啊啊！想到了這種地方，我覺得在我的自己裏面，又發見了從前曾經使我不能自制的虛無主義。

社會主義者的我，是在入獄這一件事情的前面萎縮着！的確，這是一種萎縮！啊啊！這種可憐的自覺，又使我對於自己絕望起來。

女人呀！相信未來！假使對於孩子的愛着很深，那麼，唯其愛着深，所以應該上前去奮鬥！

真是一個爽朗的早晨。

男子室裏的肺結核患者的喧聲，和樓土看護

婦們拋棄了的桃色櫻紙(註)隨着風吹到了窗邊的我的寢台。妓女出身的女人，發了歇斯得利，在棉被外面露出了雪白的兩隻腳底，在那裏哭泣。在她的那副年輕的耳朵旁邊，我們還能夠看得出她還不曾被剝盡的天真痕跡，在做姑娘的時代，她大概很漂亮吧。

註：一種代手帕用的薄紙。

正要睡着去的時候，忽然被廊下的脚步聲音驚了醒來。穿着白衣裳幾個看護婦，忽忽的在走廊上跑過。

——死了！——遠遠的聽見有人這樣說。

噯？死了？——我很奇怪自己爲什麼這樣吃驚，立刻抬起頭來。臉上有一個笑渦的看護婦練習生，好像跑錯了路一般地將自己的手臂按在臉上，“啊啊”的吐了一口吃驚的嘆聲。

“在重病室裏的脚氣衝心病人，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死了，所以在臉上停滿了蒼蠅——”

看護婦舉起戴着紅寶石戒指的左手，好像遮住眼睛一般的掩在臉上。

“噯，蒼蠅？”

我想起了蒼蠅停在臉上的那種冷而討厭的感觸，立刻用手去驅逐了在小孩子臉上飛舞的蒼蠅。小孩子覺覺他的眉頭，依然如故的睡着。

不多一會，在兩根竹桿中間縛着繩索的擔架，以明亮的綠葉作為背景而在陰暗的走廊上面走過。在齷齪的毛氈下面，我石見了一隻像香瓜一樣腫着的人腳。

擔架向着廣闊的死亡室前面的天井走去，我從眠牀的粗格子裏面，看見跟在擔架後面的中國人的辮子，一步一跳地在後面跳動。中國人走過的園地上面，生在石頭縫裏的蒲公英草，正在金黃的開花。七月又是半個月過了！

再望房子裏面一看，好像夜裏一樣的黑暗的房間角上，妄想狂的女人念着“南無阿彌陀佛”，獨

自一個地在笑。

“北村君，方纔的那人還活着呢！”

“噯？”我不懂她的意思，反問了一聲。

“方纔抬過去的那人還活着呢！”

“不致於吧！”

“不，的確活着……”

她似乎很有趣地說着，翻一個身，從不相稱的紅法蘭絨下面，伸出一隻寬皺的腳來，動給我看。

“從這裏看去，很清楚的看見，他的腳還是這樣的在動！”

“再說這種不吉利的話嗎？”

突然，中風的女人，從旁邊將用蘋果皮擲來。

下午三點鐘的回診完了之後，用白色圍身緊緊地包住了身體的醫生們，吐着香煙的青煙，向死亡室方面走去。兩位教授之外，還有三個曾經替我診察過的旅順醫大的學生。

有解剖的日子，照例大家都是裝着憂鬱的樣

子，連頭都不抬起來。這一日，我收到了丈夫的來信。

“我正在奇怪爲什麼你昨天不來，今天看守纔告訴我，報紙上登着你生了孩子，小孩子像我的嗎？腳趾上沒有什麼特別？”

腳趾上沒有什麼特別這一句說話，使清早就興奮了的感情哭了出來。丈夫的拇趾，是先天的畸形，祇有小趾一般的粗細。這一封信，告訴了我在獄中的丈夫的生活。我覺得有點憤怒，因爲在獄中的他還是將他在外面的妻子和生出來的孩子當做第一件事情，同時也覺有點好像要牽住他一般的感懷，似乎無論如何也不能夠抑制。

到了傍晚，小孩子忽然很劇烈地下痢起來。混着綠粒子的水糞，不斷地打污了他的襠褲，在吃夜飯的時候，忽然從嘴裏吐出了黑水。我坐起身來檢看襠褲，爲着要測量熱度而將乳頭揪到了他的嘴邊，但是，倦極了的身體，忽然背着孩子而閉了眼

睛，將乳頭拿到他唇邊的時候，他祇搖頭，那種熱迷了的狀態，使我發生了非常的恐怖。我想要用紅葡萄酒色的藥水當作奶奶給他吞服，但是連乳汁都不能入口的孩子，當然是不肯嚥進那種難吃的藥水。他皺着嘴巴將藥水吐了出來，在喉嚨裏又發現了潰爛的症狀。幾次三番的要求醫生來看，於是看護婦似乎討很厭地將孩子抱上樓去。這一晚我澄着耳朵注意樓上的聲音，一直到了天亮。過了十二點鐘之後，在看護婦室後面的自費病人，發出了絲毫不像病人的流行歌聲，更深之後，連看護婦的足音都沒有聽見。我等着走下來的看護婦足音，一直到了天亮。

在天亮的時候，看護婦練習生走到了我的牀邊，在她的那種笑容上面，我立刻發生了一種直覺。

“真是可憐，正在四點鐘的時候沒了！”

“噢……”

我好像要遮住她的那種膽怯的聲音一般地，用毫不介意的口氣回答。事實上，我也不會引起更多的感情。

“大約很想見一見吧，但是，你不能走路，很爲難啊！”

“不，我不想看。”

除出這幾句說話之外，她帶着笑容，什麼說話也不再回答。將和自費病人的男子們胡調作爲每天功課的她們，能替我做些什麼事呢？——這種事情，是想也不必想的。

在樓上看護婦們胡調着的診察室裏，我想像了一下因爲腳氣的奶奶而變成蓄膿一般浮腫着的那個短小的嬰兒。閉了眼睛的時候，好像我已經到了夢幻和現實的境界。在黑暗裏面祇覺得旗子一般的一枚布片在那裏飄動，感覺已經死了，我是不幸的嗎？

看護婦來通知，尸骸已經搬進死亡室的時候，

可以行動的妓女出身的女人，和我說她可以代我買枝香去點點，我就將這件事情囑咐了她。這樣睡在牀裏，雖則不看見孩子的相貌，但是我可以聽見死亡室的流水聲音，現在大概已經是解剖的時候了。

解剖的結果，大約可以證明，因為沒有人工營養的金錢而讓他吸食了腳氣的奶奶，所以變了乳兒腳氣而至於死亡。在醫學界裏，因為這種解剖，大概可以更的確的證實“警戒腳氣的乳汁，假使母親腳氣的時候，嬰兒非用乳母或者人工營養不可”的教訓，但是，他們從我的可憐的孩子的解剖裏面，無論如何也引導不出‘沒錢人工營養的人們應該如何’的結論的吧！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檢查官，履行了入獄的手續。晚上是殖民地不常有的大雨，在病院大門前面，因為節省電力在八點鐘已經滅了電燈，所以祇有兩個警察的佩劍發着亮光。中國人的車夫，扶我

上了車子，我的前途，是李家屯的旅順監獄分所。到了郊外的高阜地方，車子遇着了迎面吹來的夜風，車身發生了搖動。車子搖動的時候，我隔着車圍上面的賽珞璐窗子，看見遠遠的前方有隻大紅的門燈忽明忽滅。這就是監獄的大門。

一九二七，八。

原书空白页

拋棄

十二月三十日的傍晚，夾着雪珠的冷雨，被海風吹着，像斜射一般的在下關街上降着。

穿着很髒的絨衫和戴着破舊的草帽的朝鮮勞動者，縮着肩膀，用他那雙火紅的手在那裏翻掘泥土，在這個紅泥的小丘下面，紅色的泥濘，像開了一條小河一樣地望着監獄下面的道路流去。

光代斜撐着雨傘，手上覺得有點冷得發麻，她穿着很低的木屐，迎着冷風向前面走去。

向着風的那些矮小的朝鮮人房屋，連關閉着的木窗子都打濕了。屋頂上差不多要吹掉一般的鉛皮，發出可怕的聲音和屋頂衝擊，掛在簷下的污穢的朝鮮人白衣，打得很濕地貼在板門上面。

小村在一坐很高的牆壁的盡頭，朝着紅鏽了的磚牆，很長的解了一個小手。

光代從傍邊望着他的兩條膝部已經變成圓形的唧噥褲子忽然覺得好笑起來。

“一點都沒有出去放浪的樣子呢。”

光代從雨傘下面望着好像生氣一般地沈默着的小村，若無其事地笑了出來。

但是，在雨聲裏面聽到了自己的笑聲，好像扭曲着的顏臉硬化了一般的不能移動起來。在眼睛裏面，好像有些熱辣辣的東西昇了上來。

因為整理行李的時候激烈地運動了一回，所以出門的時候，在小肚子上忽然不斷地覺得胎動。發賣禁止了的格羅思的漫畫集，和塗着紅顏色的墮胎的漫畫，像刺眼睛一般地在腦子裏回想出來。

很親切地照應了從大地震中逃出來的小村夫婦的牛奶店店員，是小村當救世軍士官時代的朋友。但是後來聽見了光代毫不介意地說要墮胎，便非常吃驚的永不再來。

“都會裏的塵埃，連小村君的靈魂都被蒙蔽住

了。”

總而言之，這位先生對於不斷地跟在他們夫婦後面爲偵探的目光和永久也找不到位置的小村的性格，覺得討厭起來。起初他來看顯他們的時候，總在袖子裏面藏着兩瓶牛乳，但是，後來當他什麼也不拿來的時候，他穿着工作衣服，從竈房裏伸進頭來，討還了從前借給小村的一雙皮鞋。救世軍兵士的他，這種舉動大概是表示斷交的最好的法子。

“穿得很破了，拿去修補一下，大概要兩塊錢吧……兩塊都恐怕辦不到吧。”

他拿起了那雙破舊的皮鞋，像癡癡一樣地團團的看了一轉。

和他友誼斷絕之後，此地是已經沒有安居之地的了。

“到東京去！”

光代向着她自己這樣地叫。在使人眩暈的顛

土的反射和口齒不清的中國（註：日本的地名）土話之中經過了的幾個月的焦灼的生活，重新在光代的眼中反映出來。在這個期間，祇有小村對於她的愛着，像被棉被悶住了一般的氣也透不轉來地停滯在他們生活的裏面。光代在她的旁邊，覺得小村真是個爲着戀愛而連思想也可以像敝履一般拋棄的癡漢！

但是，但是，話雖是這樣的說，當小村對她說“祇要到哥哥那裏去託他，大概兩個人的生活總可以想法”的時候，她還是聽從了他的說話，不知不覺地收拾了行李，走上了向大連去的旅途。

在歲暮的街上，有些打濕了的魚類在路旁叫賣。她走過了排着暗銀色鯖魚的檐下，冷雨還是不斷地降着。

光代看見了在雨中搖曳着的“年終大減價”的紅旗，方纔覺得長途的漂泊，已經逼迫在自己的目前，於是忽然覺得憂鬱起來。

——丟了他到東京去，將全生活獻給社會運動吧！——

——那麼，肚子裏的孩子怎樣辦呢？失掉了他的生活，果真是幸福的嗎？——

所謂幸福，究竟是什麼東西？光代很吃驚地覺得，自己是一個在顯明的問題之前也非躊躇不可的女子，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意志，沒有果敢而附屬於男子的東西！

走到了可以看見船埠頭的那面在暗空中飄蕩着的汽船公司旗子的地方，在光代的心裏，還是像午後的浮雲一樣地有兩種主張在那裏來往。

“還剩了三塊錢呢！”

小村含着似乎滿足的微笑，從買船票的小窗子方面跑了回來。

光代祇是點了點頭，似乎遮掩自己的大肚子一般地，茫然地站在混雜的待船室後面。

“走點到海邊去吧！”

他們從正在搬運行李的脚夫們身邊走過。脚夫們發着奇妙的聲音，讀着行李上面的號數，將堆積如山的行李，一件件的望棧橋旁邊丟去。比較大一點的行李，更加毫不注意地向前面亂丟，於是光代忽然想起了爲着要在大連住家而帶在行李裏面的那些容易打碎的碗盞。

——哼 哼——光代覺得從脚夫們的動作裏面，也能夠得到一種教訓，不覺從鼻子裏笑了出來。

“是那隻船嗎？”

“不錯。”

“那樣的大風，可是不得了呢。”

“大連是在那一邊呢。”

小村用指頭指着白浪跳躍起來又跌得粉碎的洋面，這樣地說着，但是光代卻毫不注意地搶着說道：

“東京……是那一邊吧！”

小村的那雙很銳利的目光，不期然地和光代的視線合在一起。

“你對於東京還是很去不開吧！”

“對於東京是沒有什麼丟不開，但是……”光代似乎怕麻煩一般地沈默了下去。

載客用的舢板來了，於是大家收了雨傘，在冷雨裏面提着行李走上船去。

在光代的心裏，還是可以聽得見兩種激烈地爭鬥着的聲響。

小村被人們擁着，擺着青白的臉色走下了梯子，光代也突出了肚子，抓住了那根靠不住的扶手。

“這樣一來，我又添了一種人生的過失了！”光代閉着眼睛，想要不看腳下面的黑浪而走下了梯子。

刺皮膚一般的寒風，一天到晚的在排列着箱子一樣的房屋殖民地街道上面吹着。

因為光代守着高傲的沈默，所以小村也似乎很憂鬱地一句話也不說。從污穢的車輓縫裏望着外面的光景，馬車搖曳地向前進行。走完了鋪裝了的平地，車子走上了凹凸不平的坂路。穿着藏青中國服而戴着一頂小學生一般的帽子的中國人車夫，爲着抵抗寒冷，胡亂地用鞭子在馬身上亂打。

“××是在這裏。”

兩人走下了馬車，看見前面是一所古舊的紅磚樓房，門上掛着的那塊“××鐵路公司”的木牌，在風中左右的搖擺。

像繩子一樣地將辮子盤在頭上的中國人門房，仔仔細細地將他們看了一下，走了進去好久還不出來。在沒有大衣和圍巾的他們後面，覺得疼痛的冷風，不斷地吹着。

小村的哥哥，是一種額骨很高的矮子，祇有前面養得很長的對分頭髮覆在額角上面，將他那個硬直而似乎狡滑的顏面，劃得很小。

“洋三，你連我的回信也不等地帶了家小同來，你自己已經謀好了什麼事情了嗎？”

在洋三似乎很勉強地，並攙着那條洋褲的膝部而坐着的前面，他的哥哥一句客氣話也不說地這樣的說了。像中國人一般的韭菜臭氣，一直吹到他們兩個的臉上。

“我想在哥哥的鐵路上面做些事情，所以到了這兒。”

小村沮喪了意氣，格着嘴這樣的說了。

“在鐵路上，你會做的事情，大概一樣也沒有！”

小村祇好很悲哀地，仰望着他那位異腹的哥哥。

××鐵路公司的事業，是從大連市內敷設到海岸公園的鐵路工事。三十幾個中國苦力，吃着墨黑的粟飯和鹽苦的蘿蔔，在鞭子的威壓之下，從早上天色沒亮的時候做起，一直到晚上伸手不見五

指的時候為止。他的哥哥，便是這個公司的經理。

“聽說你是社會主義信徒，那麼對於這種事情大約很不贊成！”

第三天早晨，他的哥哥睡在暖爐前面，用他的下顎望窗外一翹，似乎很嘲笑地這樣說了。他所指點的窗外，在吹荒了曠原上面，可以看見兩條鐵軌，一直通到被煙灰遮蔽了的遠方。在累贅的辮子上面堆滿了黃灰的苦力，推着車子將冰凍了的泥土堆成一座山頭，走過經理住宅的時候好像恐怕被他們頭上窩子裏的經理看見一般地眼睛也不敢斜視一下地向前儘走。在小村後面坐着的光代看了這種樣子，好像在眼底裏感到了一種疼痛。

“理論儘管是理論，但是我……”

小村迷着眼睛，注意着他哥哥的樣子，似乎不好意思地說了。

“據說你也是贊成社會主義的，那麼這樣的驅使苦力，大概很反對吧。”

“是的。”光代好像除掉了一切不快一般地，決斷的說了。

“在這一點，無論如何應得預先和你們說明。你們假使要在這裏做事，我祇是將你們當做一個用人，所以你們應該以用人的身分，替我好好的做事。”

光代正想抬起頭來，以她那雙含有敵意的眼睛來看他一眼，但是當她的眼光和乞憐一般的丈夫的視線碰到的時候，她祇好重新俯了下來。

從下一天起，他們便開始了勞動。

光代突出了肚皮，噓着手在冰冷的自來水裏，替十三個日本人用人燒飯，短小的哥哥穿着寢衣從樓上下來，嘴裏啣着金嘴的香煙，反背着手來指示她水量的多少。將水多加一點，那麼米量可以節省下來。

用人們的食事完了之後，他又從樓上下來，手裏拿着一個好好地藏着的“味之素”瓶子，用一個

很小的瓢羹，將幾瓢灰色的粉末，加在他們自己食用的食物裏面。

光代好像喪失了感情一樣地，立在寒冷的水門汀地上，遠遠地聽着 Truck 的聲音。在天還沒亮的時候，背着鵝嘴斧頭出門去的丈夫的姿態，好像從來不曾看見過的一張繪畫一般地，永遠的反映在光代的眼裏。

天色將亮的時候，嫂子穿着零亂的睡衣，拖着衣裾立在樓梯上面，用她破碎的喉嚨，拚命地“阿光！阿光！”的叫着，在冰一般寒冷的石造屋子裏面，她的那種爲着要享受使用僕人的享樂而發出來的呼聲，格外的聽得響亮。光代暫時不去理她，但是對於她的使喚，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法子不理她的。

“這個，給我立刻洗了！”

從樓上擲下來的，是四五件的衣服，跌下來的時候，沾污了的粉紅綢裙，像旗子一樣的攤開，仔

細一看，在襖裙的當中，點點滴滴的沾着許多黃顏色污點。

光代呆然地對牠望着，淺法子背着臉將牠拾了起來。

從這條體溫都不曾冷卻的襖裙裏面，發出一種微溫而腥酸的臭氣，懷着孕的光代，差不多要吐了出來。

走到了冰冷的靈房裏面，光代在一個很大的鉛桶上面，旋開了自來水的開關。

“阿光！光代！光代！”

在茫然自失地立着的光代前面，小村的哥哥像皮球一樣的跳了過來，很快地關好了自來水的活塞。

“豈有此理！給你這樣一放，水表的數字立刻增加起來，你連自來水的用法都不知道的嗎？”

他用他緊張得發抖的那手，輕輕的將活塞一旋，在可以容納五六斗水的大鉛桶上面，落下了線

一般的一條細水。

光代勉強地壓住了從肚子底裏衝上來的哄笑，在等候鉛桶盛滿的時候，輕輕地，唱出了在樓上差不多可以聽見一般的革命歌來。

到了晚上，腳上發現非常厲害的水腫。

在一點火也不生的房子裏面，苦力們很嘈雜地在講異國言語，聽見了這種聲音，忽然覺得難堪地傷感起來。

非常厲害的胎動，在小腹上反覆，翻身的時候，覺得自己的足部非常的笨重。在這個時候，光代方纔覺得了理論所告訴她的“普洛列搭利亞不能得到真真的戀愛”的實感。那樣潔癖的小村，爲着要占有自己的愛人，不惜屈服到這種地步，這是光代所意想不到的事情。“爲着要獲得真真的戀愛生活，所以我們應該和這個社會爭鬥！”光代覺得興奮起來，背着小村放聲的哭了出來。

在根深蒂固的對於異腹兄弟的憎惡之下，小村對於他哥哥的態度，顯著地卑屈起來。

有一天冷風吹着的日裏，光代奉着嫂子的命令，爲着一點毫不要緊的事情，特地的跑到了他哥哥監工的地方，沿着路線走去，大約有十町光景的路程，光代到了這裏之後，還是一回都不會去過。她沒有本地女人們所穿的厚皮披肩。所以祇好提起了薄薄地包着一層瓦斯布夾襖的肚子，沒氣力地向前面走去。

從很遠的地方，她就看見了瘦長的小村，穿着不自然的洋服，彎着腰在裏那掘土，光代走近去的時候，他祇用乾燥的眼睛看了一眼，似乎毫無關係一樣地繼續工作。

在直襟洋服上面照着一件厚大衣的小村的哥哥，看見了光代，便走了過來，正在這個時候，在小村傍邊推過的一部車子，忽然脫了軌而發出了一種激烈的響聲。

“忘八羔子！”

小村用充滿了憎惡的眼光，怒罵着兩個苦工。

“做工的時候當心一點！”

他感到了他哥哥的存在，所以格外用凶險的目光瞪着兩個工人，這種凶險的面相，是兩年以來光代所不曾看見過的事情。

“你最壞啦。”

他哥哥很高興地和他弟弟應和，看着光代的面孔，嗶嗶地笑着。光代呆呆地望着，勤謹地正在掘泥的小村，從側面看來，覺得他高高的那個顛骨和他的哥哥非常相像。

苦力們用塗着泥的兩手，拿起了放在旁邊的一柄似乎很冷的泥鏟，一面掘起方纔倒翻了的泥土，一方裝出卑屈的樣子，和他的哥哥謝罪。他的哥哥甩起了掛着的頭髮，微微的點了點頭。

光代和他哥哥招呼了一下，在小村和苦力中間，接近地擦過，走出了鐵路的路線。小村繼續的

工作，連頭都不回轉來一看。光代非常的興奮，覺得在這種荒涼的曠野上面，每天出現的事實，已經完全知道，所以連冷也不覺得地回到了家裏。

難堪的絕望，使光代覺得心疼。

這一天晚上，小村的兄嫂偶然的走到了樓下，坐在工房的旁邊，正在剝花生的苦力們，連忙丟下了皮殼，拿了新聞紙包的花生，悄悄的退到了間壁。小村和其他的日本人們，照例的擺着憂鬱的臉嘴，在肥皂盒裏放着銅板到澡堂裏去洗澡。光代在隔壁的電燈下面縫紉一塊紅色的布片。

“今天仔細的看來，阿光的肚子已經很下墜了，生產在幾月裏？”

“據說是下月初旬。”

他們好像看錯了，以為光代是和小村們同去洗澡。

“生孩子的時候，大概很花錢吧？”

“那是恐怕不是十塊二十塊所能辦得到吧。”

“這是不應當的負擔啊”

小村的哥哥照例的用他性急的口調說着。

在這個時候，光代似乎覺得很清楚地聽見妻子用破喉嚨說着，“現在就將他們驅逐出去。”

光代聳着肩膀呼吸，將身體伏在牆壁上面，對於在這種時候懷了孕的自己，覺得非常的可憐可笑。

“這是何等卑屈的人間蠢動！”

聽了他們的談話之後，光代更加覺得難堪起來，她將自己的周圍，默默地看了一遍。

在陰暗的苦力室裏，小村將她當作發洩感情的場所一樣地，每日用他從工作時間學來的醜態的中國話罵人，其他的日本工人們呢，卻祇曉得搬弄無聊的是非，作為對於他們幾個月不發薪工的主人獻媚的資料。

“中國女人的乾淨的還不錯，但是那些朝鮮女人的××，也不是很好的嗎？……但是，不論怎樣，

那些俄國女人的章魚一樣的××××，那是無論如何也對付不了啊？”

被火爐的煤煙薰得墨黑的席子，像波浪一般的起伏，在上面走過的時候，好像腳要陷下去的一樣。

他們做完了工作之後，在席子上面攤開了他們長期間渴於女性的那種似乎肉慾根強的毛腿，舐着嘴唇，不斷地在談論女人的事情。

苦力們蓄着長長的髮辮，蹣跚地在室內走着，吃飽了烏黑的粟飯之後，便將他們高大的身體躺了下來，張開了嘴巴，發出一種連光代的房裏都可以聽見一般的鼾聲。

被煤煙薰黑了的室內，充滿了一種荒涼的滿洲所特有的殖民地空氣。但是，在不論什麼地方，也找不出一點反抗這種不正雇傭制度和廉價下劣的殖民地政策的目光！

在荒涼的曠野裏面，自己曾經拋棄了一切而

傾心相從的小村，窺伺着他哥哥的眼色，像搖尾巴的狗一般地推着車子工作。……在這種生活裏面，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出能夠顛覆這個社會的豫感？

光代差不多感到了一種願意和肚子裏孩子同時消滅一般的現實。

向着小村而放射着的光代的心靈，像晚上的合歡花葉兒一樣地閉了攏來，在光代的心裏，展開了她自己一個人的廣漠的曠野。

有一天下雪的日子，高等包探來找小村。正在和同伴們着棋的小村，似乎很不安地走了出來。光代坐在工房傍邊替小村修補襪子，看他說了兩三句話之後，便臉色變青地走了回來，似乎很慌張地披上了他的上衣。

“爲什麼？”

“不，……沒有什麼的。”

光代伸出頭來。祇見穿着厚外套的兩個紳士

般的包探，裝着凶險的臉嘴立在門前。

“有什麼事情？”

看見了這種臉嘴，心裏便發生了一種說不出的反感，光來立起來說。

“是來拿捕小村君的。”一個聳着肩膀說。

小村蹣跚着緊張的顏色，忽忽忙忙的穿了皮鞋。被兩個穿着厚而發光的外套的紳士挾着，在破洋服的臑部露出一個白洞洞的小村，望寒風吹着的外面走去。

“不相干的說話少說幾句！”光代不自覺地喊了出來。

“沒有事的，立刻就回來。”蒼白的小村，回轉頭來。

在他們的頭上，電線好像在吹着悲哀的笛子。光代像僕人一般的整好了口門的木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但是在她的心裏，卻覺得異樣的不安。

到了傍晚，忽然吹起了鹽一樣的大雪。光代懶

懶地立起身來，穿上了掛着的外衣，走到了自動電話的地方。電話處小門斜斜地關着，在地上積着一條細長三角形的白雪。光代用她凍僵了的手，翻開了電話的號簿。

“喂，喂，警察署嗎？”

“是的。”

光代問起了小村的事情，於是對方稍稍等了一會，纔說道。

“關於小村洋三的事情，電話裏是不能說的，但是，你究竟是誰？”

“小村的妻子。”

“嚶？”

“妻子。”

這樣說着，光代覺得在這句說話裏面，感到了一種不知道原故的矛盾和譏笑。

光代正在猶豫的時候，忽然聽見了一陣震耳的響聲，電話已經斷了。

第二天晚上，小村的哥哥用吃醉了酒的聲音，在樓上呼喚光代。光代在心裏感到一種決定的豫感，走上了樓梯。

“關於弟弟的事情。”他用醉得很含糊的聲調說：

“他是因為不敬罪被拿捕了，所以暫時是不能回來了。”

“不敬罪？”

光代好像疑心自己的耳朵一般的問。

“對啦，是不敬罪呀，在欄板上他放着一本草簿，裏面寫着許多侮辱皇室的事情，所以我立刻拿去報告了警察，因此昨天來拿捕了。”

在他前面的青色的席子，好像很快的伸展起來，盤着腳坐在縮纏軟墊上面的他的恣態，似乎和席子一起地伸展到很遠的地方。

“有這種……有這種滑稽的事情的嗎？”

光代因為覺得過分的意外，所以除出滑稽之

外想不出其他的說話。

“所以對不住得很，從今之後對於這樣不名譽的兄弟完全斷絕關係，所以，你自己也請你在明天之內出去。”

“我們充分的知道，這是很難受的。”

嫂子用她張在鼻子底下生着鬚毛的嘴巴嘻嘻的笑着，好像突然想起了一般地，用她戴着不相稱的紅寶石戒指的手來，替他男人斟酒。

“好的。”

光代很快地立起身來，走下樓梯，望着在牆上移動的自己的影子！

忽然，她想起了爲什麼對於他哥哥的良心，不說幾句使他難受的說話，於是在樓梯下面立定了自己的脚跟。

在樓上，小村的哥哥混着喘息的咳聲，高聲地不知在說些什麼話。

第二天早上，叫苦力用麻繩來替她裹紮了行

李，光代正在肚裏思想，用什麼說話去問他們要求工錢。在腰上掛着一個布巾的包裹，她隨手的翻開了一張當日的新聞。——住在這種地方的人們，不是在天未亮的時候出去工作，就是對於報紙毫無興味，所以到了這種時候，報紙還是丟進來之後一動也不動地橫在涼冷的門口席子上面。——光代聞到了這種新鮮的報紙香氣，忽然又想起了東京的事情。

“問而不答，答而不詳的

不敬漢小村洋三的奇妙的自首。”

光代抖着手拿起報紙，一氣地讀完了這一節記事，不知不覺的將這張新聞丟開。

新聞上說：小村的哥哥將他不敬的草簿交給了警察，但是小村自己卻以為自己祕密地帶着的不敬印刷物已經發現，所以他為着要得到幾分的同情，自己向警署自首。

在新聞紙上，將小村叫做“主義者的雛形”。

迂闊的光代，在小村被捕之前，關於這種糾葛絲毫都不知道。當然，這種好奇而隨便的殖民地新聞，即使打一個對折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是將這種記事和小村的性格聯想起來，似乎在心裏有些什麼感應。

在光代，心裏從新又燃着了對於她兄嫂的憤怒，她走上他們正在喝茶的樓上，立着很簡單地要了她的工錢。

朝鮮銀行發行的兩張粗俗的青色十圓紙幣，被放在光代的手裏。

“啊，吃碗茶吧。”

嫂子似乎覺得這幾塊錢太少一般地，從牙齒中間唾了一口涎沫，替光代倒了一杯濃茶。

“那麼，我想，你還是回到家裏去的好。”

“那裏，二十塊錢能夠回去了嗎？”

在光代心裏，衝起了一陣將鈔票擲在他們的前面而像男子一般的亂暴一下的衝動，但是，這是

辦不到的，肚子大了的光代，是前面沒有出路的了！在窗子外面，苦力們連做夢也不會知道“團結”的必要，裝着牛一般和平的顏臉，推着車子在那裏做工！

光代將鈔票藏好，走到了警察署的地方。

僅僅兩三天的拘留所生活，小村已經憔悴得像豆芽菜一般。

“啊，光代！”

在司法主任的房裏，失去了眼鏡的小村，用他鼯鼠一般的眼睛，好像要吸住她一般的看着。

“究竟，什麼樣了？”

“請你恕我，光代，都是我的不好！”

“有什麼恕你不恕你呢，我不知道竟究爲着什麼原故呀，爲了什麼？”

“喂喂，有關係的說話是不准說的！”

帶着金色肩章的男子，從旁邊的桌子上面，伸出一個白的手來，搖着阻止他的回答。

“我是在懊悔了，與其說我是一個社會主義運動家，還不如說我是一個平凡的戀愛至上主義者啊！”

“這算什麼話呢？”

“哥哥嫂嫂在生氣吧！”

“不，一點都不，他們正在歡喜呢。”

在這個時候，好像有些什麼冰冷的東西，在她的心裏閃過。

“我我……看你的心情如何，或許非和你分開不行，當然，一個同志資格的照料，我還是會替你做的。”

忽然，光代眼睛裏覺得湧出了一種奇怪的眼淚，對於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所打敗了的小村，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遺憾。

被看守挾着的小村，向陰暗的廊下走去。光代和這個帶肩章的男子問答了幾句之後，爲着要到婦孺收容院去入院，所以要他給了一張“行路病

者”的證明。

走出了陰暗的房屋，光代聳了一聳自己的肩膀。

拂去了最後的所有，自己是應該毫無牽掛的了，但是，這時候的感覺，究竟是怎樣呢？

在路上的時候，光代以種種不同的感覺，來覆想了一遍小村在司法室所說的話。

在送半飯的中國館子裏面，買了五張送飯的紅券，於是十塊錢的鈔票便變了零零碎碎的銀幣。光代將一枚銀幣給了翻籠的黃包車夫，於是她便坐了車子，在殖民地情調的並木路上走去。

——假使說是機會，那是何等殘酷的機會呀！

思量這種事情，不過是毫無根底的傷感，但是，光代昨晚上所決定了的主意，又重新搖動起來。在這種時候和小村分開，對於自己所抱的思想，是毫不羞恥的事情；但是在她的心裏，卻有一

種說不出來的顧慮。

車子在一叢繞着草藤的舊房子前面停了下來。

光代立了一息，似乎窺探裏面情形一般的掀了電鈴。從房子裏面，可以聽得見不很清楚的風琴聲音；單調的救世軍軍歌合唱，一致地和風琴聲音混在一起。

小村曾經和她說過好多次的這位經營救世軍收容所的救世軍中校，在臉上具有舊官吏一般單純的眼光，和很深的幾條橫皺。在他身上穿着不很相稱的少年人一般的制服，這時候彎着背脊走進會客室來。

光代不說出小村的名字。祇說是流落在外面要求他的收容。

“啊啊，這是……”

他毫不客氣地從桌子底下望着光代的肚子，似乎很爲難地笑着。

“這大概也是上帝的介紹！”

傍晚，馬車發着寂寞的聲音，將光代的行李搬了進來。

——在這種地方，也展開着這樣慘酷的人生
態！不，這種人生，並不是祇限於這裏一處，凡是
地球表面，是沒有一處沒有這種慘酷的態展開
着的。——

當人家告訴了晚飯的鈴聲，光代走進了席子
很薄的屋子的時候，她用很低的声音這樣地叫了
出來。在這間屋子裏面，從七八歲到十四五歲的
醜小孩子們，圍住了啤酒箱子一般的矮桌，像種
的葱一樣地整整齊齊的坐在那裏。

大人們坐在小孩子後面，每三個人一組地俯
着臉孔不響。這裏有因為嗎啡中毒，所以每隔兩
鐘要暈倒一次的商人出身的黑皮膚女人，有因
腳氣而在房子裏面爬着的女人，有在膝下擺着
兩個吃奶奶的雙生兒的女人，也有突出了肚子的光

代……光代打定主意不看他人，但是當她吃飯的時候，因為那個嗎啡中毒的女人顏色太黑，所以不自覺的將她看了一回。

應下輕輕的聽見了一些拖鞋聲響，於是一個孩子立起身來，“哧哧”的和大家打了一個招呼。女人和小孩子們，好像留聲機器的指針走出了音盤一樣地，一齊地閉住了嘴巴。

走進來的，是救世軍中校和穿着喪服一般的黑衣的中校夫人。

大家唱出了哀愁的讚美歌詞，唱完之後，又發出了一陣打仗一般的碗筷聲響。

“總而言之，這些都是連父母的慈愛都不知道的下等勞働者們的孩子！”

走出食堂的時候，中校夫人從後面走來，裝着虔敬的聲調說着。在她的眼睛裏面，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一種對於光代的輕蔑。

和光代合住一間房間的，是一個帶着一個有

腸病的瘦女孩子的年輕女人，和一個在黃頭髮上生着許多虱子的十六七歲的少女。於是，她就在這間六席的房間裏，在向北的油煙很多的窗邊，擺下了她的桌子。

抱着很大的肚子，在日裏，坐在打過的舊棉胎上，修補她的棉被；在黃昏，到電燈光很暗的講堂裏面，歌唱廉價而哀愁的讚美歌詞；到了八點鐘之後，因為節省電力，所以便非滅了電燈，而無聊地聽着那個有腸病的孩子的鼻聲而睡覺不可。在不知不覺之間，光代已經有一禮拜不給小村寫信，但是小村呢，卻不斷地寄來了許多痛哭流涕的乞憐的書信。

“信來得很快呀，嚶嚶……”

中校討厭地笑着，將信交給光代。報紙也許久沒得看了，在東京附近爆發了的大規模罷工，不知怎樣的了？關於這種事情很想寫些告訴小村，但是新聞紙，是什麼地方也沒有的。

在向北的箭子外面，有五坪光景的空地，在這塊空地上面，掛着兩個破舊的鞦韆，——這就是這裏那些可憐的孩子們的唯一的玩具。三十幾個小孩子們，放學回來之後，拚命的爭奪鞦韆的順位，一個個的排着次序在那裏玩耍。一個二十三四歲的方纔從士官學校卒業的女人中尉，常常裝出一種難聽的基督教徒聲音，來干涉小孩子們的爭鬧。她的那種刺耳的尖銳聲音，比那些沒有父母的窮孩子們爭鬧聲響更加使光代難堪。

不久，光代就和孩子們親熱起來。

其中，有一個自己說是十二歲的顏色很黑的活潑的少女，“伯母伯母”的對於光代表示出一種非常的親熱。正在等待分娩的光代，這樣的和小孩子們親熱起來，連她自己都覺得有些奇怪。

關於這個膚色很黑的少女，中校夫人有一次很得意地和光代說：“那個孩子性子相野，很有幾分像是中國人生的。”這樣說來，的確似乎這個孩

子特別的被中校夫人和那個女子中尉疏遠。在破舊的圍裙下面，露出着兩隻沒有襪子的黑脚的她的恣態，特別的使光代注意起來。

有一次，這個少女連學校也不去她哭了一日，大家都說“讓她去”而不去理她的那種樣子，光代心裏異樣地覺得難過起來。回到房裏之後，她也不知不覺的向着牆壁哭了出來。

有一次，這個少女裝着大人的樣子，走到光代的房裏，向她叫了一聲伯母。

“真的有上帝的嗎？”

“你怎樣想呢？”

光代衷心地微笑着，這樣的回答。

“我啊，我想上帝大概是假的呢！”

“噯，噯，沒有的呢，有上帝，那些都是假話呢！”

光代在說話上格外着力地說。

“我早已覺得有些可怪了。”

少女好像解決了一個疑問一般地，很快地跑

出了屋子。

光代覺得心裏有了一種異樣的衝動。

“不錯！我從來所苦悶着的，既不是愛，也不是戀，這些，不過是承繼着古來女性傳統的可恥的癡情！假使這些真是無產者的戀愛，那麼我們應該將這種戀愛變成我們的武器，努力的向敵人的陣營進攻！”

在這好像被種石頭礮着的草兒一般的婦孺收容所生活裏面，光代發見這樣的一種真理。

“拋棄你的一切！”

這時候，光代想起了幾個月以來因為癡情而煩悶了的生活，不覺從心裏笑了出來。

生了孩子之後，因為妊娠時代的營養不良，所以患了很重的腳氣。孩子呢，因為吃了患腳氣的奶，所以很可憐的死了。

大正十四年十一月。

原书空白页

生活

從窗子裏面望下去，可以看見許多嫩綠的新竹，夾在已經帶了黃色的竹叢裏面，在那些嫩竹梢上，好像亂頭髮一般的長着許多細葉。

太陽從東邊牛奶棚的牆上，斜斜地射了進來。太陽漸漸升高，娟秀地映在地上的竹影，也漸次的疏朗起來。在竹影中間，映出了許多小小的太陽的斑點。新竹受着陽光，稍稍有一點微風也會使牠搖動。——映在地上的太陽斑點，也跟着影子在那裏緩緩地搖曳。

丈夫從拘留所送到了未決監之後，便禁止了接見。我呢，因為我的丈夫是煽動印刷工場工人，使他們發生了這樣一次大罷工的不逞工人，所以中央電話局便將我革去了職務。

我還以為可以接見，所以化費了那些已經剩

得不多的從前到電話局去上工的時候買着的同數電車票子，從市內電車終點的倡家到市谷刑務所去看他。——我在白色的浴衣上面低低地束着帶子，走過了樹木和牆壁很多的市谷的小路。

有一次，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了一陣強烈的椎花的香氣。

“這時候，是不該有椎花的……”

我揹着一把舊式的，像木杓一般的有一根長柄的洋傘，望四邊看了一下。這時候，我嘴裏渴得要命，雖則不能喝水，也得看一看纖細地在樹梢上開着的白花，——我這樣想着，在周圍的牆角上面看了一遍。但是，在我的周圍，都是那些濃濃的新綠。我穿着白色的浴衣，走上了斜斜的坂道。

市谷刑務所，深奧地包圍在高高的紅磚牆裏面。午前的太陽，晒在紅磚上面，牆腳下面，在石頭縫裏，開着許多蒲公英的花兒。——雖則是些不很好看的小花，但是金色燦然的開着，卻也有點

颯颯。

我揩乾了頸部的汗，望着很髒的牆頭。丈夫是在這些牆頭裏面。——還有幾個認識的印刷工人，和許多壯健的男子。也許還有女人。啊啊，裏面的人們，如何的在那兒渴望外面的自由！從牆垣裏面，聽見了響亮的鐘聲。

我採了一朵被馬糞的灰塵遮蔽着的蒲公英花兒。想起了橫豎不能會見的事情，忽然的從心裏冷笑起來。我拿了憔悴了的花朵，和長柄的洋傘，向着門的打了招呼，走了進去。但是，等了三個鐘頭方纔宣告了半永久的接見禁止。

丁寧地行了禮，請看門的給我開放了退出的門。從陰暗的面會人等待室裏跟了出來的蒼蠅，很響地在我肩膀上面飛動。看門人腰下掛着的手槍盒子，在裏面發出了很響的聲音。——走出了門，我撐開了長柄的洋傘。此後的一切，是除出找事做之外沒有法子的了。監獄的裏面外面，人們的自由

究竟差了幾多？——我這樣想着，對於監獄裏面的丈夫，稍稍的覺得了安心，但是對於自己，又覺得可憐起來。用笠帽遮着臉孔，身上穿着青色囚衣的犯人們，正在牆壁外面掘泥，掛着軍刀和盒子砲的看守，稍稍離開地站在後面。他的手背上面浮着青筋，對於從牢裏走出來的女人，重重的望了一眼。一個囚人抬起頭來，從黑暗的笠帽下面，一雙深深地凹進的眼睛瞪住在我的臉上。看守立刻看見。

“不準看別的地方！”

我用洋傘向着他們，望前面走去。忽然，在我的前面又看見了一羣戴着編笠和穿着囚衣的犯人，他們正在掘埋鐵管。兩個看守坐在牆腳下面的鐵管上面，晒着太陽在那裏說笑。

“現在假使要逃，我覺得很可以逃走的！……”

我這樣想着，走上了和他們稍稍離開一點的土堆。在笠帽的下面，看見了他們都是流着汗水。

到了搭電車的地方，我重新又想起了口渴的

事情。

從窩子下面的竹叢裏面，生出了許多在肚子上面有白線紋的蚊子。我沒有帳子。一根一根地點着每把五分的蚊香，開始誦讀那些已經染了丈夫的手垢的書籍。

樓下，是一家小小的名片印刷店。一邊聽着印刷機械的聲音，一邊睡着看書。

丈夫不知什麼時候纔能回來，所以我想在他回來之前，他所託付我的工作，就是一方努力的用功，一方繼着他的志向，走進大衆裏面。但是要達到這種目的，當然非尋到一個職業，潛入工場裏去不可。——我輕輕地咳着，在胸脯上面放着很厚的書籍，慢慢的看着去。

每逢咳嗽的時候，總好像喉嚨裏面要噴出血來，所以用張柔軟的紙兒按着，慢慢的咳嗽。點了一根線香，蚊子不致於立刻倒斃下來，牠們還是用牠薄薄的翼翅發出聲音，在我的臉孔旁邊鬼纏。打

下來一看，在肚子上面有些白的線條。不斷的咳嗽，喉嚨裏覺得難過起來。書籍有些地方非常難懂，看一面非化半點鐘的工夫不行。

第二天醒來，是在下雨。打濕了帶黃的竹竿，簌簌地降着。

將疲倦的身體，坐了起來，束好了襯裙，覺得背脊上面被那些帶着鹽氣的汗水打得很濕。在腳背上面搔了一回，漸漸的發紅起來，這是被蚊子咬了的結果。披上了已經脫漿的浴衣，豎起了小小的鏡子，照着背脊束好了自己的背帶。青色的薄洋紗，已經褪了色了。

在鏡子裏面，暫時的對着自己的相貌望了一會。我是一個不幸的女人，但是幸喜我還有一種勇氣，可以使我不斷的向着前面走去。

穿了走低了的木屐，張了洋傘，在包裹裏面包了自己的履歷。在電車終點的附近，想去看了一看賣鍋貼的婆子，——她，是一個和丈夫同時入獄的

工人的母親。心裏想要對她說些慰藉的說話，所以在堆着木材和稻草袋子的空地尋了一轉，但是在倒出了的煤炭上面，祇是不斷地降着的那些雨點！

在小川町換了車，到神田橋去。

立在職業介紹所的門口，忽然聞到了一陣男人們的汗臭。在降雨的陰暗裏面，求職的人們都是穿着打濕了的長靴子和高木屐坐着。有許多，因為沒有坐位，所以站在那裏。我暫時立了一息，在我眼睛眼前，有了一個空位。——坐在這個位子裏的一個穿長袴的青年，在前面高一點的階級上面，被一個對着大家坐着的辦事人大喝了一句。

“在現在這種時勢，還有這種好差使嗎？——”

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希望些怎樣的職業。辦事人嘴上浮着一種冷酷的微笑。青年連連地揩汗，整了一帶已經下墜了的袴子，走了出去。我就在他的位置上面，坐了下來。

“第五十號！”

辦事人高聲地喊。於是一個穿工人衣服的男子，對他用大聲答應了一句，排開旁人走了過去。

“志望到市役所去當差，月薪六十元？…… 哈哈哈哈哈，月薪六十元，我自己都願意去幹呢！……”

“是是，這樣的嗎……”

男的用滑稽聲調說着，捲着短衣的前襟，退了出來。我對於這個辦事員的態度，——好像自己也是資本家的一份子一般的態度，覺得憤怒起來。

我忽然想到到掛號處去拿了一張自己的番號。沒有這種番號，是等一天也不會輪到我的。在木片上面寫着很拙劣的文字的號扎，已經被人們捏得很髒，四方的輪廓，也已經變了圓形。因為濕氣，捏在手裏濕膩膩的覺得難堪！

要了一張用紙，在上面填寫。

在“志望”這一格下面，寫了“公司的電話交換手”，在“要求工錢”下面，稍稍想了一下，寫了二十

五元以上。在“以前擔任職務的地方”項下，胡亂地寫了一個在報紙上看到過的交易所的名稱，但是，到了“保證人”這一項，卻有點爲難起來。將用紙遞了上去，於是在高一點的地方，高聲的喊了出來。

“女人在這邊，在這邊……”

抬起頭來，祇見那個穿學生服的濃鬍鬚的辦事人，似乎很麻煩地用指頭點着陰暗的裏面。這些辦事人們，也都是擺着一種倦怠的臉嘴，白色的領子，在下顎下面已經累得漆黑，有些，歪打着領帶，在那裏寫字。

有幾個，頭頸裏細細的掛着一根好像是在夜攤上買來的黑色領帶。求職者和辦事人之間，他們的身分上也祇是差了一層薄紙。他們都是爲了生活，所以這樣的在那兒蠢動。

“混賬；這可受不了！”

“啣！”

向着陰暗的裏面坐着的男子們，一個一個的

站了起來。

“什麼呀？”

鬍鬚很濃的辦事人喊着，從上邊伸出毛茸茸的頭來。我也伸長了頸項，從立在前面的一個穿學生服的男子肩膀上面，望了一下。

從臨時板屋的地板上面，滲進了許多雨水。雨水帶着路上的污泥，望求職者們腳邊流了進來。

外面，還是傾盆一般的在那裏下雨。

我爲着去請求緩付房錢，走到了樓下。

女招待出身的房東太太，伸長了肥白的兩腳，手裏搖着紙扇。印刷名片的機械，在旁邊的一個小屋裏運轉。

“對不住得很，房錢可不可以讓我欠到本月中旬？——”

“本月中旬？……在那時候有些什麼進賬的嗎？”

房東太太用扇子在席子上面趕着蒼蠅，涼風吹到了我的臉上。有粉紅趾爪那雙白腳，放在我的前面。透過了薄薄的皮膚，看見了鮮紅的血色。

在旁邊的工場裏面，房東捲起了油污的袖子，在那裏運轉機械。我對於那種被男子窠養着的女人的優越的態度，已經不願意多生氣了！這種事情世界上是數不盡的。——我心裏這樣想着。

“哦，這件衣服的料子到是很好！……”

我的眼光，射在她的膝頭上面。在她的單衣上面，印着旗子一般的漂亮的花樣。肥大的乳房下面緊緊地束着一根博多產的半帶。

郵差在門口走過。不多說話的房東，在我面前丟下了一個厚厚的信封。

將要開封的時候，忽然噙了出來。嗚呼嗚呼地噙着，從胸口拿出了幾張薄紙。向着旁邊，用紙兒按住了嘴邊噙了一會，忽然噙出了一塊熱烘烘的東西。我的顏色變了，——裝着鎮靜，連忙的走到

了樓上。

將封信塞在袋裏，一面上樓，一面檢查那張薄紙。在紙頭上面，鮮紅地印着一塊血跡。看見了自己的血，覺得莫名其妙地興奮起來。

自從初等小學畢業之後，我就在丸內那些高層建築物裏面做了五年的電話接線生。在電池的臭氣裏面，和胸口掛着的 Ebonite 製的電話機器作爲對手，屈着背脊喂喂的說了五年。在這個時期之內，我的肺部便漸漸的腐蝕掉了。

那是丈夫的朋友寫來的信。信裏說起，和丈夫同時收監的一個老文選工人的妻子，爲着維持生活，想要將自己的女兒賣給神樂坂的一家妓院裏面作爲養女。這是我第一次聽見的事情。即使事件延長下去，我想總有別的法子可想，用不着將自己的女兒賣給妓院裏的。那個工人的妻子本來是酒店裏的下女出身，所以對於這種事情看作非常的平凡，但是在我看來，總覺得過於殘酷的了。

將那信丟開，我就一轉身倒在黃色的席子上面。我的丈夫，現在在做些什麼事呢？

靜悄悄的竹林裏面，漸漸地陰暗起來。我似睡非睡的橫在席上。

到了第二天，將我的履歷書送了去的有樂町銀行，還是沒有信來。我忽然想起，換了衣服，拿了長柄洋傘，到兩年以上不曾來往過的叔母家去。假使可能，爲着正要變賣女兒的丈夫的朋友，想要替他們借出一點錢來。

趁了電車，從懷裏拿出電車回數券來，那知祇剩了最後的一張。我將他從軋孔的地方撕了下來，將封面丟在窗子外面。——在飯田橋換了車子。

叔母長時間的做了人家的外室，現在，就拿了她的下堂費，開設了一家旅館。

對於服裝一般的事情，老早應該超越的了，但是我走下電車，還是對於自己的那件很髒的白色

單衣，仔細地看了一遍。洋傘的柄，長得像水杓子一樣。

掃除得很清爽的格子門，油滑地推了開來，叔母坐在雪白的嶄新的席子上面，用着牙籤在那兒挑牙。

“啊呀！是你！”

我立刻立定了身體，行了個禮。

“哦，什麼叫做石橋的，好像是你丈夫的名字吧！……”

“是的。”

“那麼，前幾天紙上載着的那個做了壞事情的石橋，就是你的男人嗎？……”

“…………”

“我正在納罕呢，又是印刷工人，又是年齡相像……”

不很識字的叔母看了新聞，而且巧巧的看到了勞働爭議的記事，這可以說完全是我的晦氣，我

吃了些冰，隨隨便便的應答了幾句，便忽忽的跑了出來。

在電車路上，有一臺載着蒲包的馬車，從對面走來。往那裏走呢？我捏着傘柄獨自地想。

從髮髻旁邊，流下了一條汗水，我的頭腦，覺得有點眩暈。現在的我，究竟怎樣辦呢？

不去管他，趁了電車。走上電車之後在運轉台上看見寫着是到新宿去的。

“新宿！”我毫無目的地買了車票。電車在火熱的日光下面，忽停忽開的向着前面走去。車子裏面的客人，都是帶着甜酣的睡意。我呢，將額角抵住了玻璃窗子，向外面望着。

“對不住，停一停！”

正要從大木戶開車的時候，我帶跌帶撞地立起身來，向開車的說。開車的除了帽子，揩了揩汗，伸出手來接受了我遞過去的票子。

我穿了白色的單衣，走下了電車。

“專對婦人借款。”

低低的束着背帶的我，暫時地仰望着這塊招牌。看了一回之後，走進了有一個警崗的橫路。

石見了一座用泥土塗好的倉庫，在樓上窗口，開放着兩扇嘴唇一般厚實的窗門。我並齊了脚尖立了一息，立刻鑽進了當舖一般的一扇簾子。

“請進來！”

穿着很有光澤的衣服的一個男子，將我從頭至腳地望了一遍。我腳上穿着屐齒已經卷了邊的木屐，手裏拿了時代落伍的長柄洋傘，站在他的前面。

“我想要借一點錢……”

我感覺到自己的口臭，在那個男子的衣服上面濺着口沫，這樣地說。

“借錢？”

男子說着。用他那雙有微光的眼睛對我望着。

“府上住在什麼地方？”

“舍下××町五百三十二番地池田家。”

“那個叫做池田的是你的什麼？……”

“是房東。”

“那麼你一人租着房子嗎？”

“不，”我不覺臉上紅了起來。

“和男的在一起吧！”

“噯噯。”心裏明明覺得這句回答不行，但是一時從嘴裏說不出假話來。

男的張開了石榴一般的嘴巴，忽然笑了出來。揩在頭上的香油氣味，吹進了我的鼻孔。

“對於有男人的太太們，因為男子假使不肯承認償還，那筆款子就會變成沒有着落，所以我們這裏照例是不借的。”

“但是”……，我吐了一口臭氣。“那是我可以確實地償還的。……”

“可是，在法律上，女人是沒有借假的責任的呀！”

我捏着傘柄，走了出來。強烈的陽光，晒在背上。

在警察崗位，穿着白色制服的警察，組着兩手對着街路站着。我突然立定了腳。

“哦！我是何等的愚蠢！……”

在長柄洋傘裏面，獨自的笑了出來。

“這種錢，纔真是應該向那個貪欲的印刷所長去要求的！”

我覺得這種哄笑，像白色的花兒一般的美麗。爲着要去勸告住在印刷所附近的小屋子裏面的人們，提出方纔想到的那種要求，我走上了開到小石川去的電車。

原书空白页

足音

五月一日。東京的街道，被籠罩在薄暗的，帶閃光的白色的天空裏面，吹向品川海邊去的風，捲起了路上的砂煙，飛一般的吹着。

手挽着手，嘴裏唱着歌，隊伍蜿蜒的從樹木很多的公園裏面出來；從皮膚裏面滲出來的脂肪，被體溫蒸着，在隊伍後面剩下了一陣毛皮一般的氣味。後面，橫掃一般地跟着一陣被皮鞋踢起來的灰煙。

隊伍在中途脫了節的時候，人們就挽着手地追捕上去。夾着中間的穿着很厚的黑制服的警察，也和他們一起的跑着。從髒腳經過長得很長的顎鬚，汗水滴到下巴下面的帽帶邊上，方才一點點的滴墜下去。佩劍和屁股碰着，發出了很響的聲音。

“呸，不准跑，不准跑！”

喊着，是一個雜草一般的長着落腮鬍子的老年的警察。跑步的時候，被江水浸硬了的那根帽帶，老是在他咽喉的地方摩擦。嘴裏儘喊，身體還是被推地跑着。不知怎樣一個失錯，從他很淺的插袋裏面漏出了一支紅芯的鉛筆。想要去拾，後面的人們已經湧上來了。

“和你們講不准跑啊！”

老警察嘴裏囁咕地講，可是沒辦法地還是跟着跑在一起。一邊走着，似乎很可惜地回轉頭來，那支紅芯鉛筆，已經被皮鞋踏着，很快地掩沒在灰塵裏面。“早知這樣，給孩子玩了，不知怎樣的歡喜呢！”他的第二個兒子，每次看見這支外面紅得好像南天竹子一般的鉛筆，老是嚷着要討，可是在他，這是一支已經愛用了半年之久的鉛筆。現在，已經沒有這樣地思量的餘地。年輕氣盛的，健康的身體，從後面潮一般的推擁過來。從強有力的肺部壓出來的歌聲，震得他的耳朵聽不出別的聲

音。從鬍鬚下面呼呼的吸着充滿了灰塵的空氣，斷斷續續的從鼻毛很多的鼻孔裏面呼出，帶推帶攤地跟着大家走去。

不合身的粗硬的工人衣服，跑步的時候老是在背上聳動，這時候，年輕人的汗臭，一陣陣的從前從後的吹送過來。最初，覺得有些頭痛，可是不久也就慣了。不僅這一點，現在已經是這樣的疲倦，那還能走到上野去嗎？日比谷，神田，上野廣小路的那條大路，單單想起了那條白色乾燥的使人頭暈的灰路，也就夠討厭了！

“這兒是什麼地方？”

抬起頭來一看，××生命保險公司的六層樓建築的紅色煉瓦，高高的聳在黃色的灰塵裏面。屋頂花園，有五六個穿洋裝的正在俯瞰。其中一個好像擲下了些什麼東西。被風吹着，離他很近的灰塵的路上，落下了一段已經熄了火的金嘴的香煙。好像平空地受了一種屈辱。人，看上去祇有火柴棒一

般的大小，可是，從他那種姿勢，好像是在對於下面的人們表示輕侮。“從他看來，下面的人也不過火柴棒一般大小吧。——”

這樣想着，又覺得難受起來。不知不覺之間，感覺到好像自己也已經是示威行列裏面的一個。因為沒有事做，偶然發心地當了警察，這樣一來，很快的已經混了十一個年頭，可是，沒有一日不覺得這種職業的討厭。但是，儘這樣說，假使不幹，那麼另外有誰肯出這樣的薪水用你？不過，到了今天這種日子，誰也免不了要深刻地感到難受的吧。——想要揩汗，從褲袋裏摸出了手帕，可是，這時候前面的隊伍又突然的跑動起來。沒辦法地跟着。接着佩劍地跟着。喉嚨口覺得乾燥。沿着硬的帽帶，帶鹽味的汗水一滴滴地淌了下來。

“不准跑！”

可是，一口痰塞住了喉嚨，聲音就變啞了。

“不准跑！”

控出聲音，帶喊地跑着。隊伍的步伐回復到常態的時候，他們之間發出了一種統一了的歌聲。女人的聲音，粗大的聲音，尖銳的聲音，好像亂麻似的絞在一起。

“這些傢伙們，對於將來一定是抱着一種什麼希望的！”

放慢了走倦了的脚步，他將走向前去的一個唱着歌的青年的側面看了一眼。突如的覺得害怕起來。露出了黃黃的牙齒，唱到高音的時候，他聳着肩膀，着力的喊出了一種有底力的歌聲。聽着這種強有力的肺的音響，不知不覺的好像他們的歌曲自己也能唱了。

咳嗽乾得利害。咽喉前後，覺得燒着的牛肉似的縮皺攏來。嘴裏覺得粘膩。用手巾揩了一下頸部，被帽帶箍着的地方，刺一般的覺得疼痛起來。

“啊啊，得喝口水才好。”

他忍不住地講出口來。

隊伍已經走到乳酪色的石造的大旅社前面。和隊伍的方向相反，電車好像停在樹上的蟬兒一般的停了一串。路的一邊，就是被上了銅絲的銅欄圍着的公園。他想，在那樹蔭下面的涼快的地方，一定有水的了，——可是，無意中的抬頭一看，常綠樹的厚實的葉子，在背面積着黃色灰塵，正在空中懶懶地擺動。載着很厚的灰塵，好像乾燥得難受一般地擺着。很快的旋轉頭來，看着這種模樣，好像身上的水分也會給牠吸收去的。

這時候，風中吹來了一陣刺鼻子一般的薄荷的香氣。使人聯想到書籍一般的新鮮的香氣，針一般的刺進了鼻管的深處。整排地在前面走着的行列，一會兒就像散了隊伍似的擁擠到道路的一面。有人拿着滴得出水的手巾，從隊伍裏面奔跑過去。這是茶水的招待！覺得透了口氣。有一個拿旗的漢子，將含在嘴裏的水吐在乾燥的地上，擺着喝夠了的臉嘴，重新回進隊伍裏面。跟在後面的行

列，走到茶水前面，也都同樣的圍在一起，彎着身子，一口口地喝着，然後揩揩嘴巴，裝着滿意的表情，好像從線圈上面放出線來一樣，整齊地一個個的從這水擔旁邊，回到本來的位置。走近水擔，可以嗅到更加強烈的薄荷的香味。這是薄荷水！

水，水！看模樣兒好像是工人的妻子一般的女人們，連根的卷着沒有油光的頭髮，卷起袖口，弄得滿身是水地正在工作。人們喝了水，說聲謝謝，將茶碗交給她們，然後一個個的回到隊伍裏去。

他也不自禁地走到了水擔旁邊。“喂，喂！”好像有個和他並排地走着的警察這樣地從他背後喊着。

那是很明白的！爲着取締羣衆面出來的警官，居然和羣衆一起的接受了他們的茶水的招待，這在職務上實在是太不成話了。這一點，當然是知道的。可是，他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好像已經是一束晒乾了的稻草，不管一切，彎着厚呢的黑色制服，

他走到了水擔旁邊。

“啊！”

眼前，對面的跑來了一個騎着高頭大馬，在制服上刺着金線的警官。狼狽地退了回來。正在前面，一個漢子倒了一碗茶水，這飛沫恰巧濺在他的褲腿上面。“喲，給看見了！”他想。他的特徵的那部落腮鬍子，的確好像是和那壞脾氣的警官的充了血的視線接觸過了。

“不成樣子的事情給他看去了！”

心裏熱烘烘地好像湧出一陣汗來。用很大的那塊手巾揩了一下。可是，不管是不是警士，口乾反正是一樣的吧！假使喝了他們的茶水算是違反了職務規定的條文，那麼警察用的茶水也該給我們準備着才對啊！

警官走到離開他的前面六七尺路的地方，好像想到了一些什麼似的回了轉去。這，使他覺得異樣起來。釘着鐵的馬蹄，踢着塵埃，懶洋洋地走

着。

潤了一下喉嚨的隊伍，唱出更加響亮的音調。他，狼狽的情緒方才過去，喉嚨又覺得乾燥起來。回轉頭來，茶水點點滴滴的狼藉在地上。

這兒不喝，不知什麼時候才有再喝的機會。乾燥得變成白色的街道，揚起了煙一般的灰塵，永無盡頭地展開在他的前面。覺得討厭起來。心臟，也漸漸的感到了苦痛。歌聲，好像漸漸的遠離起來！

兩隻腳漸漸的沉重。不安又從心裏沸騰起來。在隊伍外面看着，和排在隊伍裏面，心境是完全地不同的！從外面看着什麼示威行列，總覺得有些多事和無聊，可是，不參加在隊伍裏面，隊伍裏面的人們的心理是再也不能了解的。他們心裏，都在誇耀着他們是一個工人。世界上必要的一切，都是咱們造出來的。自己以為財主而瞧不起人的那些傢伙，不都是托着咱們的福嗎？可是，當心着！咱們也決不會永遠的任你們胡幹下去的！仔細聽着，五一

節的歌的大意，大概如此。他們講，這樣的排列起示威的隊伍，給你們瞧一瞧團結的力量。這也是很該當的。不論再派多少警察出來取締，這樣的潮流反正是沒有法子可以遮得住的。取締工人的人，是站在使人做工的這一方面而工作的，可是工人們呢，卻是從做工者自己的利害關係，而幹各樣的事的。

那麼，我究竟該站在那一面呢？啊啊，別想了，想這些，不如想喝水吧！

隊伍快要到電車交叉點的地方，坐在書店和洋雜貨店裏面的年輕人，很快的跑到店門前面。自動電話（註：街頭公共電話，）旁邊，也擠滿了看熱鬧的閑人。

穿着醜醜的厚呢制服，長着落腮鬍子的老年警士，蹣跚地夾在隊伍裏面，在他腦裏，描想了一下自己的姿態。

這是極不願意給自己的妻子和長男看到的姿

態！常常，耳朵突然的聽不到聲音，好像唱歌的聲音已經離得很遠。很久之前，小腳趾已經感到疼痛，大概是被皮鞋擦傷了吧。

前前後後，都排列着已經發出了黃色嫩芽的銀杏的街樹；街道相當的沒有彎曲，充滿了灰塵的空中，渺無頭尾地蜿蜒着赤旗的隊伍。旗子浮在黑色工人服的波浪上面，紅得帶黑地在那兒飄蕩。

又是茶水的招待。行列又像方才一樣的散亂起來。此番一定要喝的了，這樣想着，他捏着佩劍趕了上去。

“啊啞！”

前面來的又是那個騎馬的警官。浮起青筋的白手，捏着韁繩，鼻子尖頭，閃閃的放着油光。畜生！怪討厭的，也許是專在監視警察們喝水的吧？他懶懶的回到隊伍裏面，眼親親的望了一眼載在車子上的水桶。

騎馬的從他身邊走過。他感到了方才給他看

見過的那部有特徵鬍子，蓬鬆地長滿了面部的一半。

刀尖一般的視線，從馬上一直的刺到了蓬鬆的部分。很快，和他的視線打了一個交叉。他，很快的俯了下去。狠狠地張着乾枯的手，行了一個敬禮。然後，偷偷地將前後看了一下。警官旋轉了頭，體也不回地走了過去。對於那隻不曾得到回禮的，張開了的手掌，他覺得好像放開了的毒菌一般的有些厭惡起來。

因為喝水而脫了節的隊伍，重新一段段的追補上去。腳，已經重得好像鐵錘一樣。佩劍，不斷地在屁股上打着。

“不准跑！”

從他乾燥得紙兒一般的嘴裏，發出了怪響的聲音。可是，依舊被推地跑着。

後面推擠上來，前面讓開了乾燥得變成白色的街路。跑着。

覺得奇怪，仔細一看，左腳的綁腿已經散了。匍着。綁腿在灰土中拖着。

不知誰踏住了尾巴一般拖着的那根腿帶，拍的倒了下來。心臟嗒嗒嗒嗒地響着。看見了耀眼的天空。周圍，突然的變成很靜，他失去了知覺。

示威行列，爲着填補在他前面空出的那塊白色的地面，連續不斷地追捕上去。無數的腳踏着地面。

突然醒來，他覺得左耳貼着地面地倒在地上。地面，反射着無數的被泥濘的皮鞋踐踏着的聲音。